



仁12
498
8



門 12
卷

手
書
藏
書

東京
學校
圖書

波
47
8

禹貢錐指卷第十六

德清胡渭學

導淮自桐柏

傳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傅氏曰胎簪山即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耳禹謂導淮自桐柏不應桐柏非淮所出今其山在唐州桐柏縣渭按桐柏見導山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有平氏故城漢縣也胎簪山寰宇記云在桐柏縣西北三十里

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

漱六軒

新
文
有
物
那

德清

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東陽東義鄉西尚書導淮自桐柏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也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為醴東流為淮自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也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山南有淮源廟元和志云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西南九十里淮瀆廟在縣西六十里山之東北桐柏縣志云縣西三十里有淮井石砌水池方七尺許有泉三處湧出即于池邊伏流地中經六七里成川按今南陽府新野縣西有朝陽故城桐柏縣東有復陽故城漢並屬南陽郡醴水西流逕平氏故城東北又西至唐縣界而入泚水醴亦作澧

以今輿地言之淮水出桐柏縣西北桐柏山

縣在南陽府東

南三百里東南流逕其縣南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者也

元和志南鄭縣漢水經縣南裴秀云漢氏釋淮水故秩漢水為四瀆以其國所氏也渭按封禪書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自穀以東名山五大川二曰太室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嶽鴻

冢瀆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蓋秦不師古自為名山大川之制與禮五嶽四瀆之秩祀異未嘗躋沔于瀆也郊祀志宣帝改元神爵令祠官以禮為歲事東嶽泰山于博中嶽泰室于嵩高南嶽灑山于灑西嶽華山于華陰北嶽常山于上曲陽河于臨晉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濟于臨邑界中自是五嶽四瀆皆有歲事時則有淮而無沔改江祠于江都並無釋淮秩漢之事漢興庶事草創高祖使河巫祠河于臨晉而嶽瀆之禮無文且淮獨入海漢因江以達四瀆之祠理不得釋淮而秩漢裴氏去漢不遠其言當必有據

而未知所出豈好事者因漢王初封南鄭蕭何有
天漢之稱而附會為此說與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傳曰與泗沂二水合入海蔡氏曰沂入于泗泗入于
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吳氏
曰二水均敵不以沂既入泗而沒其名如朝宗並稱
江漢之例金氏曰淮出桐柏初甚湧復潛流三十里
然後東馳亦尚淺其深處為十四潭至并汝穎始大
汝穎禹時不費治導故不書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
里渭按泗沂二水並見徐州淮浦漢屬臨淮郡其故
城在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地理志云淮水至淮

陵入海注疏本訛為睢陵唯水經云至淮浦縣入海
蔡氏從之淮浦隋改曰漣水縣宋置漣水軍淮浦之
名久絕今字謬當云入海在漢淮浦縣今漣水軍

水經注淮水自平氏縣又東逕義陽縣縣南對固成山

又逕義陽縣故城南義陽郡治晉秦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

渡水注之按安昌故城在今信陽州西北七十里又東逕江夏平春縣北今信陽州東南

後漢平春縣又東油水注之在平春縣又東北逕城陽縣故

城南魏城陽郡治按漢志汝南郡有成陽縣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水西出大木山又東

北左會湖水按今信陽州界有臺湖車又東逕安陽縣故

城南江國也按今真陽縣東有安又東得澗口水源南出大潰山

故城南又東北注于淮按鄆縣故城在今羅山縣西南百二十里黃峴關外又東逕新息縣南東逕故

在今新息 又東逕浮光山北 亦曰扶光山即弋山也 又東合慎

縣水 水出慎陽縣西首受淮川左結鴻陂漢成帝時翟方進奏毀之建安中汝南太守鄧晨修復之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利按慎陽故城在今真陽縣北四十里鴻陂又名鴻池陂秦觀曰鴻池陂非特灌溉之利菱芡蒲魚之饒實一郡瀕水處也陂既廢水無歸宿汝水所以散漫為害與

又東與申陂水合 水上承申陂於新息 又東右合壑水 水出

白沙山東北流逕黃城西又東北 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又東

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 楚白公勝之邑 又東逕長

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 今息縣東北八十里有長陵城疑即長陵戍也新蔡縣西南有青陂 又

東北合黃水 水出黃武山東北流穆陵關水注 又東逕期思縣

北 縣故蔣國也今固始縣西 又東北淠水注之 固始縣南五十里有淠水 又東

逕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 縣即春秋之鹿上也按原鹿故城在今江南潁

州南富陂之西汝水篇云汝水出魯陽縣之大孟山 又東逕廬江安

豐縣東北決水注之 今霍丘縣西南有安豐故城決水在縣西八十里與固始縣分界 又東谷

水入焉 水上承富水東南流至汝 又東 左會潤水 水首受富

縣東入 又東北窮水入焉 水出安豐縣窮谷左傳楚救鬻與吳師

又東為安豐津 淮中有洲 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

泚水洪水合北注之 謂之泚口按漢志潁縣泚山泚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師古曰泚音比又音布凡反水

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注之 淮水東流與潁口會又東

又北左合椒水 水上承淮水 又東

逕壽春縣北肥水注之 謂之肥口按肥水在今壽州東北十里

又北夏肥水注之 水上承沙水於城父縣東南流注于淮按夏肥

故城西南 又北逕山碇中謂之碇石 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

十里入淮 要按碇石山在壽州西北

夾淮為險王氏地理通釋曰在西岸者屬下蔡在東岸者屬壽春明初省下蔡入壽州故一統志云山在州西北二十五里

又北逕下蔡故城東 本州來城春秋襄公二年蔡成 **又東逕八公山北** 在今壽州北少東淮水之南晉世謝玄北禦苻堅於八公山堅望山上草木咸為人狀也寰宇記云一名肥陵山在壽春縣北四里

又北逕莫邪山西 山南有陰陵縣故城項羽自垓下渡淮至陰陵迷失道者也今鳳陽縣西南有莫邪山 **又東逕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 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北魏馬頭郡治當塗縣之故城也

按當塗故城在今懷遠縣東南塗山在縣東南八里淮河東岸過水在縣北一里過與過同陰溝水篇云過水受沙水于扶溝縣東南流逕荆山又東注于淮荆山在縣西南一里與塗山隔淮對峙其下有荆山堰梁天監中築 **又東北濠水注之** 在今懷遠縣之西

又北沙水注之 經所謂蕩蕩渠也淮出于荆山之左當塗之右濠水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之按沙水在懷遠縣南渠水篇云沙音蔡許慎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續述征記曰汴沙到浚儀而分汴東注沙南流至義城縣西南而東注于淮謂之沙汭杜預曰沙水名也漢志沛郡有義成縣其故城在懷遠縣東北十五里今名拖城魏收志云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為蔡渠即今祥符縣東南首受汴之蔡河蔡與沙字異而音近當讀 **又東逕鍾離縣北** 縣故鍾離子國濠水出陰陵縣東北流注于淮今臨淮縣東有如二百里蔡之蔡

鍾離故城濠水在縣西元和志謂之東濠水 **又東逕夏丘縣南渙水注之** 水自雍城南東流至虹城南洩水注之又東南入淮按渙水今謂之滄河虹縣治即夏丘故城 **又東至巉石山潼水注之** 水首受潼縣西南潼陂東南流入淮按巉石山在今五河縣東與泗州接界新志云有鐵鎖嶺在縣東三十里橫跨淮口與盱眙之浮山對峙蓋即古巉石也潼漢志作僮今虹縣東北有僮縣故城 **又東逕浮山** 山北對巉石山梁氏天監中立堰于二山之間

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潰淮矣按浮山在今盱眙縣西梁武帝天監中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帝然之命康絢率眾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脊于中流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百四十九丈九月堰壞死者十餘萬口元和志浮山堰在招義縣西北六十里與荆山堰同築 **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 導徐城北徐破東南注于淮今泗州西北三十里有徐縣故城古徐國 **又東池水注之** 水出東城縣東北流入淮今定遠縣東南有東城 **又東蘄水注之** 水首受睢水於穀熟城東北東逕徐縣故城南又東注于淮 **又東歷**

客山逕盱眙縣故城南 今盱眙縣東南有盱眙故城舊志云在盱山之麓淮水之濱盱山蓋即古客山也 **又東逕廣陵淮陽城** 北臨泗水埭于二山之間述征記淮陽太守治按今清河縣西南有淮陽廢縣

漱六軒

晉義熙中置淮陽郡領角城等縣寰宇記云在徐城縣東北百五十里西臨淮水徐城舊泗州治也

又東北至下邳淮

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

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謂泗口

也按泗口亦名清口導淮東會于泗沂即是處也今清河縣東南五里有淮陰故城漢屬臨淮郡後漢改屬下邳國晉初為廣陵郡治角城縣故城在縣西南去故淮陽城十八里寰宇記云角城在宿遷縣東南一百十里 又東逕淮陰縣北中瀆水出

白馬湖東北注之

淮水右岸即淮陰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于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徑渡渡十二里方達北口至夾耶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矣舊道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故城應劭曰在射水之陽也中瀆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也按射陽故城在今山陽縣東南縣 又東兩小水

注之 凌水出凌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注于淮即經所謂小水者也按凌縣故城在今宿遷縣東南 又東至廣

陵淮浦縣入于海

應劭曰浦岸也蓋側淮浦故受此名淮水於縣枝分北為游水歷胸縣與流水合又北至顛榆

縣入海爾雅曰淮別為游水亦枝稱也按今安東縣治或云即淮浦故城淮浦舊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漢志平氏縣下云淮水東南至淮陵入海蓋陰字之誤淮陰去海尚一百四五十里而志云淮陰入海者亦猶江都去海甚遠而前氏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不言海陵也淮陵作淮陰無疑安東即淮浦亦無疑 以今輿地言之淮水自桐柏縣南東逕信

陽州北

信陽在汝寧府西南二百七十里水去州四十五里

又東逕羅山縣北真陽縣

羅山在州東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十里真陽在府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八十里淮水舊自確山縣南流入二縣界元和志云淮水在朗山縣南一百二十里 又東逕息縣南 息縣在光州西北九十里春秋息國地水去縣五里 又東逕

光山縣北

光山在州西四十五里本春秋弦國水去縣八十里

又東逕光州北

光州在汝寧府東南二百

七十里本春秋黃國水去州六十七里 又東北逕固始縣北 固始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東南四十里有茹陂後漢末揚州刺史劉馥所築為耕屯之利其後鄧艾等嘗修治之今故址僅存 又東北逕潁州南 潁州在江南鳳陽府西四百二十里水去州一百十里又東十餘里合女水南岸即霍丘縣界 又東逕霍丘縣北

挾加武祊後諸水至邳州入黃河即古沂水入泗處黃河是泗水故道邳州本秦下邳縣新志云沂水舊在州西一里今為黃流淤塞改道自邳城入運河又東北逕山陽縣北山陽淮安府治射陽湖古射陂也在縣東南八十里與鹽城寶應分水高家堰

在縣西南四十里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防淮此其故址也明永樂初平江伯陳瑄始為築治長六十里清江浦在縣西即新運河也舊名沙河木志楚州北有山陽灣淮流迅急每致沉溺維熙中漕臣劉蟠議開沙河避淮水之險喬維岳繼之自楚州至淮陰開導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其後淤塞明永樂中陳瑄修治運河乃鑿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至鴨陳口達海又東北逕安東縣南又東北

入于海安東在府東北六十里本漢淮浦縣水去縣二里海在縣東五十餘里自鹽城縣東北經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為淮水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也縣志云自縣西二十里顏家河渡直下過縣南東流五十里又東北過雲梯關折旋入海此導淮會泗沂

東入海之故道也自元時河奪沂泗以入淮而兩瀆并為一瀆清口以東淮悉成河矣

漢志淮水出平氏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南陽汝南九江臨淮行三千二百四十里疑太遠按易氏云淮

自桐柏縣東流二百八十里至真陽又三百里至汝陰又二百十里至下蔡又五百里至蘄縣今宿州南有蘄城又二百四十里至臨淮又二百七十里至漣水

縣入海通計一千八百里金吉甫云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二說近是漢志云至淮陵入海淮陵故城在今盱眙縣西北八十五里此地距海甚遙

淮何得於縣界入海淮陵乃淮陰之訛三千字亦謬也淮之所納其山源之水泗沂汝潁為大汝潁

不見于經以未嘗施功故耳汝受滢濯親無等水潁受潯潁潁潯等水皆山源也潯與潁同

及滎陽下引河東南與濟汝淮泗會則陰溝汜水

鴻溝沙水過水睢水諸川或自入淮或由潁泗以

達淮而淮之所納愈多矣今全河又悉注于淮淮
雖大其何以堪河不歸北徐揚間昏墊之患恐未
有已時也

自禹導淮之後淮常由淮浦入海其東南溢而注
高寶諸湖者變也非正道也既非正道則高堰必
不可無故自漢魏間已有是防後世不過增修之
耳黃淮合流欲東淮以刷河沙堰固不可廢藉令
河一旦歸北亦豈容恣其南奔使淮南郡縣盡化
為大壑邪而泗人不察每痛恨于高堰夫以泗之
一州與淮南諸郡縣較重輕不啻倍蓰治淮者必
不護一州而棄諸郡縣况泗之被災亦不盡由高

堰往時淮水南奔高寶與鹽之境瀰漫數百里而
泗城淪沒如故是則地勢使然未可專歸怨于有
司也或曰今泗城為沼官民共廬于隄上與盱眙
相對而苦樂懸絕可不思所以救之乎曰明所重
在陵遷城於陵無益急則治其標故不得不鑿渠
以減水今計不及陵則城與民可遷也而瀕淮之
田亦可棄也嘗攷隋泗州本治宿預縣今宿遷唐長安
四年分徐城縣南界兩鄉於沙塾村置臨淮縣見元和志
景龍三年移縣治徐城驛見通典開元二十三年自宿
預移泗州治焉見元和志即今泗州也宋省徐城入臨淮明又省臨淮入泗州州南
去淮一里屢遭水患宋開寶七年淮水溢入泗州

城咸平四年復溢天聖四年又溢景祐三年作外隄以備淮水高三十三尺自是水患少弭歐陽公云泗州之患莫暴于淮是也元大德十一年淮水溢入南門深七尺餘明自正德以迄萬曆水患尤劇詳見第十三卷下唐人舍高印之鄉而就水濱之驛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也歷代因循不革今為泗州計當遷諸徐城舊址漢臨淮郡治徐縣古徐子國隋改曰徐城縣其故城在今州西北三十六里而瀕淮之田決去塘岸使暴水至得游波其中則潰溢之患自除明天啓四年徐州河大漲灌州城乃遷治于雲龍山爰有寧居此近事也獨不可法乎所棄不過瀕淮十餘里地而州城安于衽席民之失田

廬者官為償其直且振業之亦可以無憾也又何必與水爭尺寸之地使泗人相怨無已時而高堰一帶淮南諸郡縣所恃以無恐者常惴惴乎有盜決之虞也哉

禹貢錐指卷第十六

禹貢錐指卷第十七
德清胡渭學
導渭自鳥鼠同穴
傳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
水出焉正義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鶉音徒其鼠
為鼯徒忽反李巡曰鶉鼯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
郭璞曰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鶉如鷄而小黃黑色穴
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隴西首陽縣有鳥鼠
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
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渭按鳥鼠同穴四
字為一山之名上文從省曰鳥鼠此全舉四字蓋屬
辭之體詳略各有所宜也

禹貢錐指卷第十七 德清胡渭學

導渭自鳥鼠同穴

傳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

水出焉正義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鶉音徒其鼠

為鼯徒忽反李巡曰鶉鼯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

郭璞曰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鶉如鷄而小黃黑色穴

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隴西首陽縣有鳥鼠

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

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渭按鳥鼠同穴四

字為一山之名上文從省曰鳥鼠此全舉四字蓋屬

辭之體詳略各有所宜也

地理志隴西首陽縣下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

南渭水所出水經注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

南鳥鼠山

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出南

鳥鼠山渭水出谷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間既言其過明非一水又東北流而會於殊

源也東南流逕其縣南以今輿地言之渭水出陝西

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

縣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本漢首陽縣西魏改曰渭源

東流

逕其縣北

縣徙而南故水逕其北漢志云山在首陽縣西南而今在縣西亦因是也

又東入鞏昌府

隴西縣界也

元和志渭川渭源縣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在縣西

七十六里渭水所出有三源並下而縣志謂鳥鼠

在縣西二十里又西五里為南谷山恐非當以元

和志為正林少穎云渭水出首陽南谷禹之導渭

唯自鳥鼠同穴而始蔡傳從之愚謂此說大謬凡

名山巖壑必多故大川之發源必非一處酈注所

列諸源皆出鳥鼠同穴者也南谷即其枝峰後人

別為之名耳禹導水唯志其大端渭水出是山則

曰導渭自鳥鼠同穴豈若後世地記必究其為某

嶺某谷也哉此與言淮出胎簪不出桐柏洛出冢

嶺不出熊耳者皆妄也

鳥鼠同穴事見爾雅殆非誕妄李巡郭璞之後它

書所載更鑿鑿有據宋書吐谷渾傳云甘谷嶺北

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

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洛陽伽藍記云赤嶺
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為陰陽杜寶
大業雜記云大業三年隴西郡守獻同穴鳥鼠煬
帝謂牛弘曰爾雅曰其鳥曰鷦其鼠曰鼯當短尾
今長何耶弘曰舊說未必可依遂圖以付所司
氏禹
貢論元和郡縣志云同穴鳥如家雀色小青其鼠如
家鼠色小黃近穴溲溺氣甚辛辣使人變逆嘔吐
牛馬得此氣多疲臥不起而大汗岳正類博稿云
鳥鼠同穴予戊戌甘時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似雀
而少大頂出毛角飛即崖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
常鼠但唇缺似兔蓬尾似鼯與鳥偕入彼此比昵

有類雌雄者甘肅鎮志云涼州之地有兀兒鼠者
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其形似雀
色作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
者也以上諸說微有不同竊疑此二物禹所見在
首陽界中而渭源以西往往有之吐谷渾赤嶺莊
浪甘肅之所產形狀毛色不無小異其為同穴而
處則均也程泰之據色青尾短以證其妄亦偏執
之論張子韶云余曾詢官隴西者曰鳥鼠各為雌
雄如張氏之說造化之理何所不有雀化為蛤鳩
化為鷹此豈可臆說乎旨哉言也此於經本非切
要然自宋儒不信鷦鼯共處之事而說者遂以鳥

鼠同穴為二山言渭有二源故兼舉之或又云渭出同穴不出鳥鼠是則有害於經故其事亦不可以不辨也

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

傳曰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渭渭按澧涇二水見

雍州

水經注渭水自首陽縣南又東逕襄武縣又東南

逕其縣東北元和志渭州襄武縣渭水北自渭源縣界流入按襄武故城在今隴西縣東南五里又東南

逕獮道縣故城西元和志渭水經隴西縣南按獮道故城在今隴西縣東南二十五里又東新

興川水注之又東逕武城縣西並在今隴西縣界又東逕落

門西山有落門聚今在伏羌縣西十里伏羌本漢冀縣又東出黑水峽又東逕冀

縣北又東合冀水今伏羌縣東有冀縣故城元和志渭水經伏羌縣北去縣一里朱圉山在縣西南六十里又

東出崆峒又東與新陽崖水合即隴水也東北出隴山按隴山在今隴州西北六十里清

水縣東北九十里又東逕上邽縣北封山之陰元和志渭水在秦州上邽縣界流入按今秦州西南有上邽故城封山本邽山後魏避其主珪嫌名改上邽曰上封山亦隨而變又東南與神澗

水合又東南得歷泉水又東南出橋亭西又南得

藉水口藉水在今秦州南又歷橋亭南而入縣諸縣東與東

亭水合今西和縣東北五十里有縣諸故城又東南合涇谷水又東伯陽

谷水入焉又東南苗谷水注之並在今清水縣界又東南出

石門度小隴山逕南由縣南東與楚水合元和志秦州隴山一名隴坻又隴州南由縣渭水在縣南四十里按今隴州東南百二十里有南由故城本漢汧縣地後魏析置又東合南山

五谿水又東逕陳倉縣南今寶雞縣東北二十里有陳倉故城又東與陽

水合

水合

谿合又東逕郁夷縣故城南汧水入焉城在今隴州西五十里水出汧

縣弦中谷決為弦蒲藪東流入渭右則磻谿水注之呂氏春秋太公釣茲泉即此處又東逕石

原南又東逕五丈原北二原在鄠縣西又東逕鄠縣故城南

城在今縣東北十五里漢志鄠縣有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上林入蒙籠渠又東逕武功縣北斜水

從南來注之水出縣西南衙嶺山北歷斜谷逕五丈原東入渭又東逕馬冢北諸葛亮與步騭

書曰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人逕武功縣故城北武功故城在鄠縣東四十里又

東逕美陽縣南雍水從北來注之今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有美陽故城又

東逕鄠塢南在今鄠縣東北十五里又東合洛谷之水洛當作駱今整屋縣西南有駱

關又東芒水從南來注之在整屋縣東南又東逕槐里縣南

李奇謂之小槐里縣之西城也又東與芒水枝流合又東北逕黃山宮

南就水注之黃山宮在今興平縣西南三十里元和志渭水南去興平縣二十九里又東合田谿

水水出南山北流逕整屋故城西注于渭漢志整屋縣有靈軹渠武帝穿也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

城在今興平縣東南十一里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又東得澇水口又東北逕鄠縣故城西又北入渭

按鄠縣故城在今縣北二里元和志渭水北去鄠縣十七里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地說云渭水與

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高山異巒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按豐水今自長安縣界西北流逕咸陽縣東南三里注于渭元和志咸陽縣渭水南去縣

三里短陰原在縣西南二十里蓋即短陰山也秦中諸原類皆有山體故或謂之山不必峭拔也又東北與鎬水合

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西北入渭在今咸陽縣界又東北逕渭城南今咸陽縣東北十七里有渭城縣故城汧

水注之汧一作瀉漢志鄠縣澧水出縣南又有瀉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按瀉水入渭在今長安縣界又東分為

二水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元和志便橋在咸陽縣西南十里又東與汧水枝津

合又東逕長安城北今西安府西北十三里有長安故城元和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本名橫橋

又東合昆明故渠按渭水下篇自此以後多錯簡黃子鴻據它書及州縣圖志悉為更定今從之又東

逕霸陵縣北霸水合澧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水上有橋謂之灑六軒

霸橋按霸水入渭 又東會成國故渠 魏尚書左僕射衛瓘征蜀所開也其瀆上承汧水於陳倉

在今咸寧縣界 東東逕鄆及武功槐里縣北又東逕漢茂陵平陵延陵渭陵義陵安陵又東逕渭城北又東逕長陵南又東南逕漢景帝陵南又東南注于渭今無水

又東與高陵分水 今高陵縣西南二里有高陵故城東渭橋在縣南十里 又東逕平阿

侯王譚墓北左則涇水注焉 漢志涇水東南至陽陵入渭今高陵縣西南三十里有陽陵故城

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渭源縣北又東逕隴西縣

北 隴西鞏昌府治水去縣一里 又東逕通渭縣北 通渭在府東北六十里 又東逕寧

遠縣北 寧遠在府東九十里 又東南逕伏羌縣北 伏羌在府東一百八十里 又東

逕秦安縣南 秦安在秦州西北九十里 又東南逕秦州北 秦州在府東三百里州東五十

里有渭 又東南逕清水縣西 清水在州東一百五十里州志云州東五十里有東柯谷橋跨渭水上與

清水縣 又東南逕隴州南 隴州在鳳翔府西一百八十里渭水自清水縣界東南流繞隴坂南麓入州境

又東逕州南去 又北逕寶雞縣南 寶雞在府西南九十里水去州一百四十里 又

東逕岐山縣南 岐山縣在府東五十里水去縣三十五里 又東南逕扶風縣西

南都縣北 扶風在府東南一百十里水去縣二十里有漳渠鄆縣在府東南一百四十里水去縣三里 又東逕

武功縣南盩厔縣北 武功在西安府乾州西南六十里水去縣二十里盩厔在府西南一百六十里水去縣五里

又東逕興平縣南 興平在府西北一百里 又東逕咸陽縣南鄠縣

北 咸陽在府西北五十里水去縣一里鄠縣在府西南七十里水去縣九十里 澧水東北流逕故長

安城西又北至咸陽縣東南三里而注于渭經所

謂東會于澧也渭水又東逕長安縣北 長安與咸寧並為陝西布政司

西安府治咸寧治東偏長安治西偏渭水去城三十里 又東逕咸寧縣北高陵縣南 咸寧本唐

萬年縣元和志渭水在縣北五十里 涇水自涇陽縣界東南流

至高陵縣西南三十里與渭水合經所謂又東會

于涇也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黃氏曰今漆沮之洛入河處與渭稍離亦水道改矣渭按漆沮見雍州地理志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船司空縣名屬京兆尹其故城在今西安府華陰縣東北五十里

水經注渭水自霸陵縣東北左合涇水又東逕鄠

縣西今臨潼縣東北有鄠縣故城後魏分萬年縣置又東得白渠枝口又東與五

丈渠合在萬年縣界右逕新豐故城北城在臨潼縣東北十四里東與魚池

水會又東逕鴻門北臨潼縣東十七里有鴻門坂又東石川水南注

焉今富平縣南有石川堰亦曰石川河又東戲水注之在臨潼縣東三十里又東泠水入

焉泠一作零在臨潼縣東入渭處謂之零口又東得首水首元和志作首又東得西陽水

又東得陽水並南出廣鄉原原在今華州西又東逕下邳縣故城北城在今渭南縣北

五十里又東與竹水合水南出竹山在華州西南一百四十里又東得白渠口

在今渭南縣北溝洫志白渠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是也又東逕巒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闕駟曰蕃在鄭西然

則今巒城是矣又東合西石橋水東去鄭城十里又東逕鄭縣故城北

城在華州北又東與石橋水會在州東故沈水也又東敷水注之在今華陰

縣西二十四里又東餘水注之俗謂之宣水又東合黃酸之水世名為于渠水

又東逕平舒城北城在華陰縣西南十里又東逕長城北長城在縣西二里史記秦

孝公元年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又東逕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闕駟以

為漆沮之水漢志襄德縣荆山在南下有疆梁原洛水東南入渭今朝邑縣西南有懷德故城又東沙

渠水注之又東逕定城北城去潼關三十里又東泥泉水注

之又東合沙溝水即山海經所謂符禺之水又東入于河春秋之渭汭也水會即船司空

所在矣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高陵咸寧縣界又東逕

臨潼縣北臨潼在西安府東少北六十里水去縣十五里又東逕渭南縣北渭南在

百四十里元和志渭水南去渭南縣四里又東逕同州南華州北同州在府東北二百

三十五里華州在府東一百九十里渭水南去州十二里又東北逕華陰縣北華陰在華州東

關衛四十里渭水南去縣十五里又東入于河是曰渭口經所謂又東

過漆沮入于河也

先儒皆云澧涇水大故曰會漆沮水小故曰過由

今觀之涇水則誠大矣澧水源流頗短而漆沮合

洛入渭洛源甚遠似不可謂小於澧也或云澧涇

大與渭相敵既會澧涇則渭益大故漆沮雖與澧

涇相敵而實小於渭愚竊謂三水之大小即以本

水論未必以渭之所受多寡相較量以為大小也

嘗考渭南本周之舊都西漢因之其後隋唐復建

都於此歷代相承鑿引諸川以資汲取便轉輸既

民田灌苑園津渠交絡離合不常凡地志水經所

言類非禹迹之舊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則渭

南諸川唯澧為大自漢鴻嘉中王商穿長安城引

內澧水注第中而其流漸微逮唐貞觀中堰澧鎬

入昆明池二水於是斷流又於京城西北引澧水

為漕渠合鎬水北流由禁苑入渭而澧水之流愈

微矣又鄭當時所開漕渠及靈軹富民昆明諸渠

皆橫絕澧鎬等水水脈益亂不可尋究霸漭舊合

流入渭自隋堰澮水為渠而二水亦離故道澇澗
舊各自入渭今澇水下流亦合澗水入渭大抵渭
南六川盡失其舊亦猶洛陽為東漢魏晉相繼作
都之地穿鑿滋多而西澗東澗皆非禹迹也竊疑
澧西之澇澧東之鎬澗霸澮禹時悉合澧以入渭
故澧水得成其大且詩言東注而漢志云北過上
林苑入渭則是北流而非東注矣禹導渭東會于
澧當在漢霸陵縣北霸澮入渭處也若夫漆沮之
為洛語出安國傳闕駟因以洛至華陰入渭者為
漆沮之水而酈元從之然渭北之水為鄭白二渠
所亂漆沮本不合洛亦未可知其濁水上承雲陽

大黑泉者俗謂之漆水東南流合沮至櫟陽入渭
俗又謂之漆沮水源流頗短禹所治者恐不過如
此故漆沮視澧水為小傳曰禮失而求之野土俗
所稱傳自古老未必不確於儒者之言也

功故導
渭不志

或云關中八川不數漆沮即此可以為小於澧涇
之證余曰不然八川名出上林賦其辭曰終始灞
澮出入涇渭鄠鎬潦澗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此
特舉與上林地相纏絡者言之故西不及汧雍東
不及沮洛非以漆沮為小而略之也
水經注渭水逕巒都城北則此城在水南而華州

新志云巒城當在同州界蓋渭水非復舊流也其
 言未知所據今按漢志渭水出首陽縣東至船司
 空入河過郡四隴西扶風行千八百七十里而易氏云
 渭水出渭源縣西七十六里東流五十里至隴西
 縣又三百里至上邽縣又一百二十里至南由縣
 又三百二十里至岐山縣又二百七十里至萬年
 縣又二百六十里至華陰縣又三十五里至永豐
 倉入河通計止一千四百三十一里較漢志少四
 百三十餘里又按漢元光中鄭當時言關東漕粟
 從渭上道九百餘里今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
 下至河三百餘里是比舊減六百里也隋開皇中

宇文愷引渭為廣通渠自大興至潼關亦三百餘
 里與漢渠同參諸易氏所言自萬年縣北至華陰
 出永豐倉凡二百九十五里其數亦適相符然則自
 長安以東古渭水之經流當行今渭水之北不知
 何代漸堙而遂以漕渠為經流其自巒城以下則
 後魏時猶未改又不知何年漸堙而徙從巒城之
 南與漕渠合而為一據漢船司空城在今華陰縣
 東北五十里而隋唐之永豐倉在今縣東北三十
 五里則渭口亦移而南非昔之渭口矣雍錄云渭口在華陰縣東北三十
 里十五竊疑今洛水自朝邑趙渡鎮南入河處即古之
 渭汭但漕渠自長安旁南山而東至河裁三百餘

里而渭水行漕渠之北者不知如何滌洄曲折乃有九百里之遠此則古記已亡酈元亦無從考覈而其議則不可以不存也

導洛自熊耳

傳曰在宜陽之西王氏樵曰導洛自熊耳一節有兩

熊耳地志謂伊水出盧氏之熊耳山海經郭璞謂伊水出上洛之熊耳地志謂洛水出上洛冢領山據經則洛出熊耳上洛亦有熊耳與冢領同在一縣則洛出熊耳明矣渭按漢志上洛縣東北有熊耳山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上洛縣西詳見導山

水經注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謹舉山地理志曰洛出冢領山山海經曰出上洛

西山又曰謹舉之山洛水出焉按上洛故城即今商州治州西五十里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峰狀如熊耳因名山海經所謂謹舉蓋即上洛熊耳之異名也冢領山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志云州西三十里逾丹水有馬蘭峪又西十里為野人峪林谷深僻又十里為麻澗澗在熊耳峰下山間環抱厥地宜麻因名自麻澗行六十里而至秦嶺東與丹水合水出西北竹山東南流注于洛按此別是一丹水非出冢領山東至折入又東尸水注之又東得乳水又東會龍餘之水

又東至陽虛山合玄扈之水玄扈亦山名其水逕陽虛之下山海經曰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是為洛汭也按玄扈山在今洛南縣西北一百里洛水經縣北七里又東歷清池山傍東合武

里水又東門水入焉爾雅所謂洛別為波也東北歷陽華山又東北至靈寶縣入河洛水又東要水入焉又東與獲水合水南出獲輿山又東逕熊耳山

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是也元和志熊耳山在盧氏縣南五十里以今輿地言之洛水出陝西西安府商州西熊耳山東北流逕州東商州在府東南

三百里春秋晉上洛邑漢為縣又東北逕洛南縣北洛南在州東北九十里本漢上洛縣地經所

謂導洛自熊耳者也

又東會于澗瀍

傳曰會于河南城南渭按河南即王城洛水至其城西南澗水側城西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南瀍水側城東來注之周公所謂澗水東瀍水西者也二水入洛處相去甚近故連言之

水經注洛水自熊耳山北又東逕盧氏縣南陽渠

關北陽渠水出南陽渠山即荀渠山蓋熊耳之殊稱也按今盧氏縣西南五十里有熊耳山東連永寧南接內鄉巒山在縣東南百里一名悶頓嶺伊水所出漢志亦謂之熊耳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有盧氏川水

注之又東逕高門城南在今盧氏縣東東與高門水合又東

松楊溪水注之今永寧縣西六十里有松陽關當與溪相近又東逕黃亭南又

東合黃亭溪水水出鵝鵠山東南入洛山有二峰在永寧縣西八十里又東得荀公溪

口水出南山荀公谷谷今在永寧縣西南又東逕檀山南又東庫谷水注之

又東得鵝鵠水口又逕僕谷亭北左合北水又東

合侯谷水又東逕龍驤城北在永寧縣西四十里又東左合宜

陽北山水又東廣由澗水注之又東右得直谷水

又東北逕蠡城邑南在今澗池縣西四十里又合金門谿水水南出金門山又

東逕陽市邑南又東逕一合塢南城在川北原上高二丈按晉書一泉塢在宜

陽縣西南洛水北原上即此又東合杜陽澗水又東合渠谷水水出宜陽縣南

女几山今在縣西又東北逕宜陽縣南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此自別山不與禹貢導洛

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平即是山也元

和志熊耳山在永寧縣東北四十五里今在宜陽縣西南一百里

逕宜陽縣故城南

城在今縣東北十四里

又東與厭梁之水合又

東南黃中澗水注之又東祿泉注之又東共水入

焉又東合黑澗水

在宜陽縣東北二十里

又東臨亭川水注之又

東北出散關南

洛水東逕九曲南其地十里有坂九曲按宜陽縣東三十里有九曲城

又東與豪

水會

元和志壽安縣洛水西自福昌縣界流入壽安今為宜陽縣地豪水在縣東

又東枝瀆左出焉

東出關絕惠水東北逕河南縣王城西又北入穀

洛水又東出關惠水右注之

世謂之八關水

自南山橫洛水北屬於河皆關塞也即楊僕家僮所築矣惠水出白石山之陽東流注于洛按八關城在今新安縣東北函谷新關在縣東二里

又與號水會又東北逕河南縣南

竹書紀年晉定公二十一年洛絕于周魏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今河南府城西北有河南縣故城

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零倍尾

與澗瀍合是二水東入千金渠故瀆存焉以今輿

地言之洛水自洛南縣北又東逕河南府盧氏縣

南

盧氏在府西南三百四十里

又東北逕永寧縣南

永寧在府西南二百里本漢灑池縣之南境

又東北逕宜陽縣北

宜陽在府西南七十里

又東入洛陽縣界逕

河南故城南經所謂又東會于澗瀍也自周靈王

壅穀水使東出王城北合瀍水南入洛而城西之

又東澗水遂為死穀及漢明帝復竭澗瀍二水使出洛

陽故城北為千金渠又東過偃師縣南東入于洛

偃師在府東七十里

而禹貢東會澗瀍之舊迹無復有存焉者矣

又東會于伊

傳曰會于洛陽之南渭按伊水見豫州洛陽謂故洛

陽城周之下都也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

水經注洛水自河南縣南又東逕洛陽縣南伊水

從西來注之

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洛誥曰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其城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邙山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晉合諸侯大夫成周之城是也元和志洛水在洛陽縣西南三里西自苑內上陽之南瀰漫東流宇文愷斜堤束令東北流當水衝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謂之月坡今雖漸壞尚有存者按伊水篇云伊水自關東北流至洛陽縣南逕員丘東又東北注于洛員丘在今洛陽縣東三十里委粟山下曹魏郊

天之所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河南故城南又東北逕

洛陽縣東南又東至洛陽故城南伊水從偃師縣

西來注之經所謂又東會于伊也

又東北入于河

傳曰合於鞏之東渭按鞏周邑漢置縣屬河南郡其

故城在今鞏縣西南二十餘里

水經注洛水會伊水又東合水注之

水南出半石之山東北流注于公路澗上

有袁術固今在偃師

又東逕計素渚

中朝時百國貢計所頓故渚得其名

又東逕

偃師故縣南與緱氏分水

元和志緱氏縣洛水西自洛陽縣界流入今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故城

又東休水自南注之

水導源少室山

又東逕百谷塢北又北

陽渠水注之

竹書紀年晉襄公六年洛絕于洧即此處也按今偃師縣南有通濟渠故陽渠也隋時嘗修導之名曰通濟

又北逕偃師城東東北歷鄆中逕訾城西鄆水注

之

水出北山鄆谿南流世謂之温泉水又東南於訾城西北東入洛按杜預左傳注鞏縣西南有地名鄆中訾城在今縣西南四十里

東逕訾城北又東羅水注之

水出方山羅川西北流入洛按鞏縣西南有長羅川源出汜水

縣之方山入洛

又東明樂泉注之

水出南原下三泉並導即古明谿泉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師次

于明谿

又東濁水注之

東周畿內鞏伯國

者也

又東濁水注之

即古湟水也水出南原按郡國志鞏縣有黃亭有湟水春秋昭二十三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杜預曰即黃亭在縣西北

合洞水

又東北入于河

水發南谿石泉世亦名為石泉水按今鞏縣東南二十里有石子河即此水也

山海經曰洛水成泉西入河謂之洛汭即什谷張儀說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者也昔夏太康失政為羿所逐其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於是地矣元和志鞏縣洛水東經洛汭北對琅邪渚入河謂之洛口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

陽故城南會伊水又東逕偃師縣南北去縣五里又東逕

鞏縣故城南今縣在河南府東一百二十里隋所遷也又東北至洛口入河洛口

在鞏縣故城東北三十里今縣北少東八里經所謂又東北入于河也今洛水

自鞏界東過汜水縣北汜水故成皋西至鞏縣界十五里又二十五里為縣治又東從

滿家溝入河而洛口乃移于東非復古之什谷矣

漢志弘農上雒縣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

至鞏入河過郡二弘農河南行千七十里金吉甫曰北方

諸水雖大河亦冰唯洛水不冰所以謂之溫洛一

是天地之中二是其北連山以障北風三則前人

謂其中有礪石

渭洛俱入河不得為瀆而禹亦導之者蓋梁雍之

貢皆由渭以達于西河荆豫之貢皆由洛以達于

南河渭汭洛汭四州貢道之衿喉也其治與否所

關於帝都者甚重故四瀆而外特循行之

蔡傳云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

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

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

皆非出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水而後言

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

積石而不言自也沅水不言山者沅水伏流其出

非一故不誌其源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

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渭按蔡氏之說悉本曾彥和學者相承無異議王明逸獨以為不然曰南谷實鳥鼠之枝山相去不遠胎簪乃桐柏之旁小山而謂渭出南谷特自鳥鼠導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柏導之似俱未安竊詳經文之例凡云導某水自某山者皆水出其山之名也惟河不出積石故但言導河積石沈多伏流故經不顯其所出孔氏亦但以其在溫縣平地者言之蔡氏拘於先言山而後言水先言水而後言山之說則孔疏

有一言足以斷之曰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此言一掃支離為之快絕

豐坊偽古書世本移導山導水於九州之前彼以是為荒度之始事耳然橫流之時山可隨刊而水則失其故道豈有若是之原委秩然者乎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皆先九州而後導山導水自魏晉以來亦無異文坊之妄固不待辨而明也

禹貢錐指卷第十七

禹貢錐指卷第十八

晉以來亦無異

本誌載書此野志皆云

限其封豕豈有崇長

吳興黃文之故事

豐社對古書世本錄

封豕

山言其與文

亦一言足以

禹貢錐指卷第十八

德清胡渭學

九州攸同

傳曰所同事在下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敘之陳氏曰禹貢書法簡嚴上各州惟舉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吳氏曰同謂九州之內無一處有未治者渭按此總敘水土之功而先舉其凡曰九州攸同下文四隩既宅至四海會同則其目也

古字州與洲通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說文堯遭洪水民居水中為高土故曰九州今按禮記祭法曰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

祀以為社韋昭云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間管子
曰神農作殖五穀九州之民乃知穀食地理志曰
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陸氏釋文引周
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帝王
世紀曰顓帝帝嚳建萬國而制九州杜氏通典曰
顓帝置九州帝嚳受之州之為州也尚矣誠如許
氏所言豈羲農之時亦嘗有洪水乎舜典疏云天
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
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共在一州之上分
之為九耳此說近是蓋自羲農以迄帝堯竝為九
州但其州名與疆域容有不同故黃帝顓項亦稱

建置日知錄云夏商之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
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有不同周禮量人
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口分則不循於其舊
可知矣

洪範曰鯀乃殛死禹則嗣興而堯典殛鯀次肇十
二州之下故地理志云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
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置九州列
五服蓋漢人之說如此故王莽據之為奏

水分為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為九州今禹貢是也說本班固

今按禹告成在堯時堯

帝王世紀云堯遭洪
崩三年喪畢舜即位其命官曰咨十有二牧則九
分為十二實在告成之後使先十二而後九則舜

之命官不當復言十二牧肇者始也使前此已為
十二州至是復分九為十二則亦不得言肇矣且
因襲襄而分絕其所蕩析者不應獨在冀青之北
是皆可疑愚竊謂古史記之體有以年為經者春
秋是也有以事為經者尚書是也二典所載諸事
不繫年月封山與巡守為一類四罪與恤刑為一
類故相繼言之吳才老云史泛舉舜所行之大事
初不計先後之序林少穎云殛鯀竄苗當在洪水
未平之前肇十二州當在禹平水土之後史因言
舜之恤刑遂舉四凶事繫於下耳二說允當左傳
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以為

在禹之世孔穎達亦云禹登王位還置九州近是
竹書紀年曰帝舜三十三年夏后受命于神宗遂
復九州殆未可信

舜典肇十有二州傳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
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正義云以境
界太遠始別置之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
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
分齊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

見史記
集解

鄭康成曰舜以

青州越海分齊為營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為并燕
以北為幽金氏通鑑前編曰九州之來舊矣而冀
為其北自陶唐都冀其聲名文教自冀四達冀之

北土所及固廣矣及水土既平人民加聚於是分冀州自衛水以北爲并州醫無閭之地爲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北爲營州是爲十二州焉考詩書傳記所紀其後復爲九州蓋九州爲正而幽并營不過分統青冀之故地是以殷之制分并爲幽合青爲營分梁以入于雍荆周之制合梁爲雍合徐爲青而并與幽冀復三焉略見爾雅詳見職方氏所記職方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川河泝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川虩池嘔夷然則營州其山碣石其川遼水與渭按虩池即衛水嘔夷即恒水也康成云分衛爲并殊不分明通典指爲衛水以

北而金氏因之復舉恒山虩池以證尤確若以爲康叔所封之衛則并冀當以衡漳爲界而冀域北盡於平陽無是理也營州之碣石非禹貢之碣石說見導山

日知錄曰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儒謂以冀青二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幽則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并則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營則今遼東大寧之地其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靡得而詳然而益稷之書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則冀方之北不應僅數百里而止遼史地理志言幽州在渤海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營

再讀金史卷第八
四
衛志言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
人土著而居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
寧居曠土萬里或其說之有所本也劉三吾書傳
謂孔氏以遼東屬青州隔越巨海道里殊遠非所
謂因高山大川以爲限之意蓋幽并營三州皆分
冀州之地今亦未有所攷涓嘗與閻百詩論及此
事百詩曰寧人著書言幽在今桑乾河以北至山
後諸州并在今石嶺關以北至豐勝二州營在今
遼東大寧竝有塞外之地舜蓋至此始有先儒謂
以冀青地廣而分者殆非予時同客太原面質之
曰此不過從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

并州其澤藪曰昭余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二十二
里俗名鄔城泊吾與君所共游歷者非石嶺關以
南乎且亦知先儒之釋經苦心處乎知分冀東恒
山之地爲并州則以周并州鎮曰恒山故知分冀
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則以周幽州鎮曰醫無
閭故又知分青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則以爾雅
釋地齊曰營州故也不然微周禮爾雅二書欲於
禹九州外枚舉舜三州之名且不可得况疆理所
至哉鄭康成云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晉地理
志同然則青之分而爲營也不獨以地廣實以吏
民艱於涉海故別置一州以避其險漢光武以遼

東等郡屬青州後還幽州與明嘉靖十三年改遼陽附順天鄉試者略同蓋古今情形亦不相遠云今按恒山虜池嘔夷皆并之山川而並載於禹貢安得謂其地非冀域自此以北禹功所未及故醫無閭不書非以其山在外國而略之也經紀揚州止於震澤豈可以會稽之山不載禹貢而謂浙江以南非揚域邪幽為冀之東北境也明甚後漢書及杜氏通典皆以東夷九種為嵎夷其地在漢樂浪玄菟郡界而青州首書嵎夷既略則朝鮮句麗諸國禹時實皆在青域況遼東渡海僅數百里乎堯遭洪水天下分絕謂冀之東北前閉而後通前

距而後服於理亦無礙但不可謂三州之地從古所未有至舜而始開耳且禹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自堯都以北當有二千五百里之地三州非其固有冀北要荒二服將何所容哉先儒釋經未必皆是苟有確據不妨改從若此之類則又不如仍舊之為安矣

四隩既宅

釋文隩於六反玉篇於報反渭按隩史記漢書並作奧

蔡氏曰隩隈也厓內近水為隩渭按隩者水曲幽隱之處猶室之有奧四方之隩皆可奠居則非特充之降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而已

傳云四方之宅已可居正義云室隅為隩隩是內

也人之造宅爲居至于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爲宅以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渭按隩者隅也故室隅亦曰隩直指隩爲宅非是疏頗費辭終不明爾雅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疏云隈當作鞫傳寫誤也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鞫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內曲裏也外曲表也詩大雅芮鞫之即傳曰芮水涯也鞫究也箋曰芮之言內也水內曰隩水外曰鞫蓋詩之所謂芮即禹貢之所謂隩也芮與汭同隩亦作奧衛風瞻彼淇奧是也

大學引詩作澳

九山刊旅

傳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總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已治往前大水旅祭禮廢言旅見已治也呂氏曰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場而旅祭以告成功金氏曰刊者去翦鬱驅猛獸也旅者定祭秩立表鎮也王氏樵曰刊旅舉始末以包中間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渭按刊者隨山之事旅者告祭之名九州之山皆已刊旅則非特四列之所隨梁雍之所旅而已

左傳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

禹貢有其七而無其二三塗陽城淮南子云何謂九山會

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也禹

貢有其六泰山即岱首山即雷首而無其三會稽羊腸孟門殊不合故史記

索隱釋道九山曰汧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嶧

冢內方汶與岷同是九山也然禹之所導自汧至敷淺

原凡二十七何獨有取於此九山如謂舉其大者

則雷首太岳太華外方衡山豈反不及砥柱內方

等邪蔡蒙荆岐終南博物鳥鼠之旅經有明文何

以皆不在此數邪其謬不待辯而可知且魯語展

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韋昭云九州

之土左傳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

九道杜預云九州之道孔穎達云既分海內以為

九州遂皆以九言之禹貢云九山九川九澤故此

亦言九州之土九州之道正可與此經相發明也

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黃帝之所以畫野分州也帝

省其山柞棫斯拔太王之所以肇基王迹也刊木

是古帝王大經濟故始終兩言之

禮有正祭有告祭周禮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

旅上帝及四望注云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

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四望五岳

四鎮四瀆論語季氏旅於泰山馬融曰旅祭名由

是言之旅乃告祭之名非專主山川孔傳於梁州

云祭山曰旅未當也或曰旅為告祭其山川正祭之名云何曰正祭山川謂之望堯典舜受終之後

望于山川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金吉甫云禮記

作柴而望祀山川蓋古者祭山埋之祭川沈之今於東岳之下祀岱宗而及東方山川不能偏埋沈也故柴而望祭取其氣之旁達也詩序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鄭康成云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此皆天子之禮山川遼

遠不可一往就祭四向望而為壇遙祭之故曰四

望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亦謂之望春秋公羊

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祭泰山河海鄭康成以為

望者祭山川之名三望淮海岱也爾雅云梁山晉

望左傳云江漢睢漳楚之望此皆諸侯之禮也望

為正祭天子諸侯皆躬親其事而旅則令祠官致敬焉難者曰舜武之於山川亦告祭也何以謂之望曰受終巡守大事也雖告祭而以望禮行之故亦謂之望禹治水時猶未攝位王官不得行望禮水土功畢聊以告平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祭通謂之旅也

九川滌源釋文滌待歷反渭按源史記作原

傳曰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正義曰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林氏曰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澤而言之若必欲以弱水而下為九川雷夏而下為九澤則導岍而下果

九山否乎呂氏曰滌源水平而復疏滌其源為經久計也金氏曰九州之川不曰通流而曰滌源者此所謂濬畎澮距川則田里無水潦壅塞之患也渭按金說尤善九州之川皆已滌源則其所濬者非特岷嶓蒙羽諸山太原覃懷等地而已

管子曰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他水及於大水入海者命曰枝水墨子曰禹湮洪水浚江河通四夷九州名川三百支流三千小者無數周書曰禹濬七十川大利天下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即所謂經水酈注引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即所謂枝水禹曰浚九川距四海者是也史記

索隱以弱黑河漾江沅淮渭洛當之則拘而鮮通矣其曰濬畎澮距川即此經所謂滌源者是也畎澮有二一為田間通水之道匠人畎遂溝洫澮之制是也一為山中澗壑之流釋水云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是也谷即畎澮猶澮也詳見青州蓋畎澮者諸川之源洪水

氾濫畎澮填淤不濬則雨潦時至平田皆為巨浸勢不得不浚而歸之川川中暴漲還溢地上及其旱也田間乏水良苗立槁亦無以救之是旱潦皆災源委交病也故必以滌源為濬川之成功云禹曰予浚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禹作司空時事也孔子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禹攝帝

位後事也夫既浚川距海矣而必繼之以濬畎澮亦既萬邦作乂矣而又必盡力乎溝洫禹終身日孜孜於此者人皆知其為治田之良法而不知其為治水之終事江淮河漢之水由地中行歷千餘年而不變者恃有此道也周恭肅用曰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所以有徙浚之變者以霖潦無所容也天下皆有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治水之人水治而田無不墾一舉而平天下之大害興天下之大利兩得之矣朱國盛曰天下之水當以天下分之禹之浚川疏河所以抑洪水也其盡力溝洫所以備洪水也以天下之溝洫盛平天下

之霖潦黃河安流入海四海之田皆墾而國計無虞矣比千古之格言治河之石畫也禹貢於九州分敘浚川之事而總結之曰九川滌源使其事專為治田而無與於治水則何以繫諸九川之下其繫諸九川之下者蓋以是為治水之終事也今井田之政雖不可復而溝洫之法隨地可行治河者不知出此何也馮應京曰大禹立圭告成迨殷周而疆理如故也畛涂道路皆水防也無所事隄濬溝遂列皆水藏去聲也無所事渠河由地中行不勞而定矣今瀕河之北一望閒荒誠驅河南徐邳諸郡之民數百畝必溝數十溝必川數大川必濬為

湖渚溝因水漱坊因水淫淵因水罄折而句音鉤於
矩為湖為渚多則方千里之水不助河為虐反因
為利矣此真得滌源精意使其說得行豈非河定
民安之上策哉總之溝洫之設不專為田間備旱
潦蓋暴水時至得溝洫以貯之則其水不盡歸於
河此急來緩受之法河之所以無溢洩也三代而
下知此意者鮮矣

溝洫之制占地頗多商鞅之所以開阡陌者為富
強計使地無尺寸不耕無尺寸不征也既盡地力
廢溝洫則膏壤變為烏鹵而穿渠灌溉之事興焉
鄭國引涇注洛以為渠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是

也賈讓欲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此
鄭白之故智非大禹滌源之意故讓亦自言非聖
人法乃救敗術也或以穿渠溉田有合於古溝洫
之制大謬何也禹濬畎澮導谿谷之水以注之田
間其勢順而易鄭白之渠引川之水以溉平地其
勢逆而難溝洫廣深雨多水暴至有所容利於田
而兼利於河穿渠引溉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水
會暴至輒溢洩漢張戍說田雖利而河則病矣唯禹之治
水使地上之流得所容畜而河中之水不甚滿盈
康功田功相為表裏此所以為萬世永賴者與

九澤既陂

傳曰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洩溢矣正義曰往前濫溢
今時水定咸作陂以障之使無洩溢詩云彼澤之陂
毛傳云陂澤障也呂氏曰凡治水不出兩端川流畎
澮轉相入以達于海所以使之有所歸也或遠而不
達則捐數百里之地以為澤所以使之有所容也渭
按九州之澤皆已陂障則非特雷夏以下既澤既豬
而已

周禮澤虞注曰澤水所鍾水希曰藪職方注曰大
澤藪賈公彥云澤虞注水鍾曰澤水希曰藪則
澤藪別矣今此云大澤曰藪者但澤藪相因亦為
一物也周語陂障九澤豐殖九藪韋昭云澤無水

曰藪謂按澤藪單舉則一有水一無水連稱則通
為一物更有所謂浸者鄭云可以為陂灌溉愚竊
謂此義未當澤水亦可灌溉非獨浸也揚州澤藪
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蓋澤藪之水淺或盈
或縮豐殖百物民資其利故太宰職曰藪以富得
民浸即後世所謂湖也滄蓄淵深四時不改今太
湖自包山以西水極淵深即古之五湖而平望八
赤震澤之間水瀾漫而甚淺則古之具區也澤浸
之別以此雲夢澤方八九百里獨巴丘湖常滿而
不涸是亦浸也

周禮職方之澤藪揚曰具區荆曰雲魯豫曰圃田

青曰望諸堯曰大野雍曰弦蒲幽曰獫養冀曰楊紆并曰昭餘祁

鄭注云凡九州山鎮澤藪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

爾雅釋地之十

藪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陁宋有孟諸楚有雲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

有圃田周有焦護

賈氏職方疏云爾雅澤有十者以周秦同在雍州秦有楊紆周有焦護一州有二故十

呂

氏春秋九藪云越之具區楚之雲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

燕之大昭

淮南子曰秦之陽紆燕之昭余

今按九藪二字始見於國語

及管子說者以為即九澤而周禮爾雅呂覽淮南之所列參錯不齊或以州言或以國言各舉其大

且著者與禹貢不合故釋此經者以為堯之雷夏

徐之大野揚之彭蠡震澤荆之雲夢豫之滎播荷

澤孟豬雍之豬野乃九澤也取之經而已足不煩

外求此說亦通但無如九山之難於節取耳施博

士曰雖有適然可合之數而無必然可信之理則

九山九川九澤皆以九州而為言矣

林氏尚書全解引此語

周語太子晉諫靈王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隳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

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

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污庫以鍾其

美

唐隄也

是故聚不隳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

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昔共工棄

此道也欲壅防百川隋高堙庫以害天下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宓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浚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燁皇天嘉之胙以天下滑按此論最精川流水故宜疏之以導其滯澤止水故宜鍾之以豐百物此天地自然之性聖人治之亦行所無事而已左傳云玄冥之子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蓋自古以來治水之法如是共鯀易之宜

其敗也彭益人無寧岳慈媿不登習其國皆具小陂亦隄也而實不同川兩厓築隄制其旁溢陂則環澤而隄之此其所以異也陂必有水門以時蓄泄攷之傳記壽春芍陂楚相孫叔敖作有五門隋趙軌修之更開三十六門穰縣鉗盧陂漢南陽太守召信臣作有六石門號為六門陂山陰鏡湖會稽太守馬臻作築塘周回三百里疏為二門其北隄石閘二陰溝十九南隄陰溝十四蓋皆古法也川水暴至則開高門受水使水得游蕩陂中以分殺其怒川平則仍閉以蓄水遇旱即開下門以漑田利民之事無大於此者故易曰說萬物者莫說

乎澤賈讓言內黃界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太守以賦民民起廬舍其中蓋自戰國開阡陌盡地力即有廢澤以為田者其後翟方進壞汝南鴻隙陂而郡人怨之謝靈運求會稽回踵岬嶂二湖以為田而太守不許陂之不可廢也如此近世逐利而忘害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昧其昔之為陂澤矣就禹貢所載言之滎播塞為平地非人之罪餘若大陸雷夏大野震澤荷澤皆失其舊大抵由圍田所致而他澤從可知已夫子之論政也曰無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今廢澤以為田而百川洩溢人無寧居歲數不登皆謀國者見小

利之害也

陸文裕深河汾燕閒錄曰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澎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為害不細以無堰竭之具耳某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間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為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既不暇及而晉人簡惰亦復不知所事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為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遂成永世之業故某謂閩水之為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為利者建瓴而下耳朱文肅國楨湧幢小品曰辛丑某南歸經

磁州徧野皆有水溝深不盈二三寸闊可徑尺縱
橫曲折隨地各因其便輿馬可跨而過禾黍蔚然
異之問輿夫水何自來遙指西山曰此泉源也又
問泉那得平流則先任知州劉徵國從泉下築隄
障之高丈許隄高泉與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約高
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為樂土閻百詩嘗舉此二
條以示余曰此即文章家急脈緩受緩脈急受之
法也余曰然又因悟谿谷之水由山以注田由田
以注川無問南北高下皆宜緩而不宜急障其泉
源則田間無驟盈之水深其溝洫則川中無暴漲
之流聚石作灘築隄為障亦即大禹陂澤之意非

獨下流捐地以為川水游波之所也

昔賈讓欲穿漕渠於冀州地多張水門旱則開東
門方下水門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此亦
于用水門也而其法則與後世減水河同非陂障九
畝澤之意蓋鑿渠減水施之於清川則可施之於濁
渠流則分水既多水力緩弱不足以衝刷泥沙正道
天必致填淤而淩於上游害滋甚矣因澤體之洿下
障以瀦其水啓閉以時川水暴至得左右游波及其
會退也經流不分永無填淤之患此聖人之智所以
曰為大也

四海會同

傳曰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正義
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
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
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林氏曰洪水氾濫於
天下四方道路皆遏絕而不通至于禹治九州之功
畢每州之末皆載其達于河之道如江不通淮則曰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沱潛漢不通洛則曰逾于洛至
于南河或航海或陸運而皆以達河爲至則北自碣
石西自西傾南東盡海之地皆有通于帝都之道此
四海之所以會同也張氏曰水患旣去非特九州之
民往來無阻而蠻夷戎狄皆復會同于京師矣渭按

張說最善四海之人皆會同于京師則非特東方之
島夷西方之崑崙析支渠搜而已

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
曰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
荒者渭按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爾
雅四海繫釋地不繫釋水禹貢九州之外即是四
海不以海水之遠近爲限劉向說苑云八荒之內
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是也自宋人撥棄古訓
直以海爲海水故蔡傳釋四海會同云四海之水
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不知此意包括在九州攸
同句中何用贅辭且禹貢諸水皆入東海唯黑水

入南海其歸西海北海者又何水邪西海北海不見于詩書禮記祭義始云西海北海注家不詳其地左傳孟子所謂北海不離乎東海離騷曰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史記曰于寘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又曰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臨大澤無厓蓋乃北海云漢書蘇武郭吉使匈奴皆幽于北海之上又條支國臨西海後漢書云班超遣甘英輩親至其地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與海商皆常往來唐書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又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其鑿鑿言之如此然西海距玉門陽關四

萬餘里由漢以來西域常通中國人得見其海而極北之地罕有使命流鬼去長安僅萬五千里而北海終不得見故朱子云自古無人窮至北海也據王制西河至東海不過二千餘里今以堯時甸服計之其距南海近者可四千里遠者亦無過七八千里而西海北海乃若此之遠聲教所訖何其相去之懸絕邪四海之義定當從爾雅然傳記所稱西海北海則實有其處非寓言也洪景盧云海一而已地勢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于青滄則曰北海南至于交廣則曰南海東漸吳越則曰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

禮經之稱四海蓋引類而言之審爾則禹貢之文
但言海足矣何以又有所謂南海乎蓋南海附近
交廣黑水入焉而西海北海遠在數萬里之外與
中國之水無涉故不言耳灘沮會同以水言四海
會同以人言說者當隨文立義不可牽合時見曰
會殷見曰同自是周禮堯時未必有此名也會同
只是望走之意不必引諸侯朝天子事四海會同
舉遠以該近言夷狄戎蠻則華夏可知傳四海之
內內字有病而疏曲為之說云天子之於夷狄不
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
中順傳違經吾無取焉

六府孔修

傳曰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正義曰由政
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葉
氏曰六府無廢材貢賦之法於是而立金氏曰府官
府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之府也水土既平故六者
之利無不興而六者之官無不舉也渭按此以下總
結諸州土田貢賦之事六府者財用之源也六府之
政不修則賦無所出貢無由作矣曰六府孔修為下
文張本也

金吉甫以府為官府其說蓋有所本左傳昭二十
九年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

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

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

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句芒以下皆五行之神名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名以為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

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

皞氏有四叔曰重直龍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

水能治其官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

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國語字作

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

土為社稷田正也農官之長掌播殖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

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今按

五行之官及田正自少皞氏已有之則堯時亦有

此六官可知也禹為司空平水土殆兼此二官益

掌火焚山澤作虞若草木亦當兼木火之官稷播

百穀為田正但未知金正屬何人耳洪範五行一

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序與此小

異蓋禹受洛書後所更定下文云土爰稼穡則穀

其附於土而不復別為一府於是五官之名著而六

府之號隱矣土有山田水澤之根而地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土出而財賦

傳曰交俱也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

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正義曰水災已除天下

眾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民既豐足取

之有藝致所慎者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葉氏曰庶
土交正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也呂氏曰九州之土
彼此相視高下各得其正蔡氏曰土者財之自生謂
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
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
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
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渭按此兼土田貢賦而言之
底慎者聖人兢業之心制其法使歸於中正行之萬
世而無弊也

萬物皆麗乎土土爲財賦之所自出故於六府之
中特舉土以言庶土吳幼清云川澤墳衍原隰丘

陵山林也說本周禮大司徒即所謂以土會之灋
辨五地之物生者也東陽陳氏云庶土交正則山
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地無不辨非特墳壤
壚之別而已此說非是夫墳壤壚即在此五地中
豈厥土云云之外更有所爲五地之土性乎吳說
不妨互證陳氏推廣言之則謬矣
正義云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溼土性之異
惟有壤墳壚耳故舉三者以言也今按揚荆之塗
泥不可謂非土性梁之青黎安國以黎爲黑馬融
曰黎小疏也王肅從之蓋黎實土性青海濱廣斥
斥鹵亦土性也土黏曰埴徐之赤埴獨非土性乎

傳云壤墳壚特舉其多者言之不必謂三者之外更無土性也

孔疏以衆土俱復本性爲交正葉少蘊始云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此義較長故蔡傳宗之或疑經文田有等而土無等葉說恐非愚謂田不外乎土寺自人耕治出穀名之曰田九等亦就壤墳壚別之即田之等可以知土之等也但此云庶土交正不專主穀土耳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傳曰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故分爲上中下計等級

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也蘇氏曰九州各則其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及於諸夏也王氏曰土賦有及四夷田賦止於中邦而已金氏曰中邦中國也古者田之可井者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則隘塞之地疆以戎索故有九州內之夷狄渭按金說最善中邦謂甸侯綏三服泛言九州者非田爲庶土中之膏壤中邦乃井牧之地田賦所出生人之大命繫焉國家之積貯賴焉視土貢尤急故特於上二

句內抽出言之

古者以九州之內地制為五服甸侯綏方三千里為中國要荒方二千里為四夷五服之外所有餘地亦屬九州九州之外夷狄戎蠻是為四海自漢以來說經者不明此義唯金吉甫得之左傳定四

年祝佗言成王封伯禽於少皞之墟封康叔於殷

虛皆疆以周索

索法也

封唐叔於夏虛疆以戎索夏

虛者太原也堯時為侯服周宅鎬京則太原當為要服其地近戎故疆以戎索蓋亦不井其田使與

中國之賦法同也

禮記王制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鄭注云冀

州域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豫州域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荊州域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徐州域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域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雍州域渭按此經意不在各州之界康成說似是而非篇首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此復縱橫言之自恒山而南河而江而衡山南北徑三千里自東海而東河而西河而流沙東西徑三千里因其徑以知其方故下文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即禹貢甸侯綏三服方三

千里之地無蠻夷雜處其中可以則壤成賦夏造
殷因歷千餘年而不變至周而始損益之也

周為王畿及侯

甸男采四服之地

金華應鑄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此區域

之大數而疆理之略者也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
三千里者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詳者也深得
經旨諸儒所莫及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九州之中
爰有五服五服之地不盡九州孟子云海內之地
方千里者九蓋即禹貢中邦成賦之區撰王制者
錯會其意遂以為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而其
外即是四海自此一誤諸儒不復知禹貢九州之
內有中國蠻夷之別而以四夷為版圖所不登正

朔所不加之地與四海無分矣積謬相仍今特為
正之

禹貢長箋云按庶土四句蔡氏分土貢田賦土貢
曰慎即惟服食器用也田賦曰成即萬民惟正之
供也然庶土所包者廣據蔡云非特穀土則穀土
已在其中况經文賦字有二本無異同何得以財
賦之賦專指土貢言邪蓋底慎是千古理財之本
義兼貢賦特積貯為軍國之命什一尤中正之經
故又於庶土之中科取穀土言之則壤成賦取民
有制是所謂底慎也義正相足非上言貢而下言

賦之謂

姚承菴疑問亦同余說

禹貢錐指卷第十八

姓又於魚土之中休取嫌土言之限數如銀取月

其兼實如林蘇銀無軍國之命於一六中五之數

如之銀專計土貢言亦豈不難是千古難得之本

月五其中必懸文却字衣二本無異同而計以銀

地古然魚土祇宜音費難蔡云非林嫌土限嫌土

則明辨則會器風由田銀曰太明萬矣計五之

身婆云姓魚土四台蔡刃念土貢田銀土貢

不似之此與四然無念矣難得休於今計

禹貢錐指卷第十九

德清胡渭學

錫土姓

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

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正義曰周語稱帝嘉禹德賜

姓曰姒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

為媯皆是因生賜姓之事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

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為言林氏曰錫土姓者於是始

可以疆天下而成五服也如契封于商錫姓子氏稷

封于郟錫姓姬氏亦必在此時黃氏曰舊有土者功

高則加錫已有姓非大功大德不別賜金氏曰水土

既平田制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

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勲德輯其分族也封建之來固久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宜賞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出禹所畫所謂弼成五服者此章以下是也渭按有土則必有氏而賜姓為難錫土姓謂始封之君有德者也

錫土姓是一事或云舊有土而今始錫姓者蓋亦有之愚謂衆仲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此必是始封之君即使舊有土者時亦必改封大國王制云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即其事也

堯時錫土姓之事禹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四岳姓

曰姜氏曰有呂見周語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

姬氏見史記五帝本紀其他則無明文秦本紀云

秦之先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

即伯益金氏通鑑前編云秦聲

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

舜賜姓嬴氏而不言其所封夏本紀云禹

立而皋陶卒封其後於英六

英左傳作蓼

而不言賜姓帝

王世紀云皋陶生於曲阜曲阜偃地故帝賜姓曰

偃是伯益皋陶至舜禹即位而後錫土姓也然詩

商頌正義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曰賜爾二三子斯

封稷契皋陶禮記正義引鄭駁異義云堯錫伯夷

姓曰姜禹姓曰姒契姓曰子稷姓曰姬由是言之

則舜賜益姓當在攝位時而英六之封在皋陶卒

後其身豈獨不得封意堯時亦必有以錫臯陶也
或曰禹言十二師五長各迪有功當徧錫之余曰
八愷八元九官十二牧及諸侯之賢能者固宜並
受其錫不盡於前所云云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功不如德德爲世之所難堪此錫者恐亦不多諸
論功行賞事所恒有唯錫土姓爲非常之典故禹
特紀之

左傳隱八年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
土而命之氏注云立有德以爲諸侯因其所由生
以賜姓謂若舜由媯汭故陳爲媯姓報之以土而
命氏曰陳正義云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

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
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媯命氏曰陳其事同也
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
賜姓賜族爲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
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
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當作十四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
況餘人哉固當從其父耳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
之子孫皆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革周尚文欲
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別姓其賜姓者唯外姓媯滿
之徒耳渭按此疏最爲詳晰諸侯之氏即其國名
有土則有氏故經不言氏其所重在賜姓姓非有

德者不得賜天下有有土而不錫姓者矣未有錫姓而無土者也

左傳正義又云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所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戚親也單盡也是言子孫當別氏也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亦氏族之別名耳渭按此與賜姓命氏全無交涉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

下婚姻可以通乎

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婚故記者設問六世親盡別自為宗周道亦可以通婚乎

繫之

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此答問之辭周道然者言異於殷也

鄭注云世所由生周之

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正義云正姓若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炎帝是也庶姓若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是也竊推鄭意正姓即大宗下文所謂別子之後百世不遷者也庶姓即小宗下文所謂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五世則遷即所云戚單於下凡為諸侯大夫者皆然其天子賜姓諸侯賜族皆非常之典惟其功德初不論世數與大傳義不同

孔氏既以此釋大傳復移以證衆仲之言而張子
 韶遂據之以釋禹貢曰錫土者命之氏而遠及支
 庶錫姓者因其所生而以傳正適不容有兩人愚
 竊以為不然諸侯之氏即其國名管蔡邲霍邠晉
 應韓之屬是也公子之後以王父字為氏魯三桓
 鄭七穆之屬是也古者男子稱氏婦人稱姓生則
 以姓配氏如子氏 姜氏死則以謚配姓如成風 敬嬴男子但不稱
 姓耳身即為支庶豈不得姓其先人之姓諸姬之
 於王室三桓七穆之於公室雖別氏而其姓則同
 正所謂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
 何言姓獨傳正適而不及支庶也哉

經傳言庶姓者三大傳其一也周禮司儀詔王儀
 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
 云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也左傳隱十一年滕
 侯曰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杜注云庶姓非周
 之同姓此三者皆與錫土姓之義無涉庶姓別於
 上上謂高祖故鄭云高祖為庶姓戚單于下下謂
 六世孫也孔以庶姓為氏族之別名然則公之子
 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賜族者以王
 父氏為字并其先君數之亦止四世親屬未竭何
 以遠別氏乎可見別氏者皆由時君賜之以顯其
 先人之功德或賜或不賜非世數所得而限也公子之後

有竟不得賜者仍以國氏春秋所書內有無駭
挾柔溺外則鄭詹葛攀邾庶其昇我之類是也

晉語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謂所生長成而

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同德者同姓此因生賜姓

之始也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

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葢任荀僖

佶僂依是也韋昭曰得姓以德居官而賜之姓也

謂十四人而二人為姬二人為已故十二姓也青陽

與夷鼓皆為已姓玄蔡墨言五行之官皆列受氏姓封為

上公實少皞顓頊之後史伯言黎為高辛氏火正

其後八姓歷事夏商曰已董彭秃妘曹斟芊黎即

祝融五官之一也然則高辛之世賜性命氏之事

槩可知已堯時洪水初平大封以褒明德故禹貢

特書自是之後唯舜賜颺叔安裔子之姓曰董氏

曰豢龍著在左傳丹朱之後為貍姓見於周語蓋

亦舜賜之夏商之事無聞焉周之賜姓獨一媯滿

餘無可考而諸姬無一賜姓者蓋周道同姓雖百

世而昏姻不通苟賜之姓則不能禁其通昏矣叔

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先王敬宗收族既欲防嫌亦期廣嗣故

不復賜也

三代以上姓氏判而為二三代以下姓氏混而為

一凡公族不得氏者異邦人稱之則以其國為氏

亡國之餘亦然春秋時若鄭詹莒拏邾庶其鄭丹
宋朝陳恒蔡墨邾甲之類戰國時若宋慳宋句踐
曹交衛鞅蔡澤陳軫毛遂茅焦之類皆以國氏然
未嘗以氏為姓其混而為一自司馬遷始也遷采
世本以為史記漢藝文志春秋家有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
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鄭駁異義云姓者所以
統繫百世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
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於五帝本紀則曰
禹姓姁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於秦本紀則曰柏
翳姓嬴氏於始皇本紀則曰姓趙氏於高祖本紀
則曰姓劉氏而姓氏之別紊矣其於夏本紀又曰
禹為姁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
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

氏冥氏斟氏戈氏於殷本紀則曰契為子姓其後
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
殷氏目夷氏凡此類皆夏殷子孫分封之國名猶
富辰所舉文昭武穆周公之胤二十六國也用國
為姓昉於秦漢古時但謂之氏豈姓也哉至若成
王分唐叔以懷姓九宗懷姓唐之餘民九
宗一姓為九族分魯公以殷
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
氏長勺氏尾勺氏
樊氏饑氏
終葵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
繁氏錡氏是皆夏殷列國之公姓受氏以守宗昉者
猶魯之三桓鄭之七穆與有扈斟尋空桐目夷等
又不可同類而語矣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傳曰台我也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
行者王氏炎曰曰台曰朕皆禹自言指台朕為堯舜
非經意也金氏曰禹既任天下之事則率屬倡牧儀
刑百辟者固其職此所以祇敬我德以為率先而其
所行諸侯自無所違距也周公謂作周乎先是也渭
按自冀州以下皆善政養民之事自錫土姓以下皆
善教化民之事成賦中邦所謂善政得民財也聲教
訖于四海所謂善教得民心也

金吉甫云台朕指禹也如春秋我魯也此義亦通
然以為史辭終不若作禹自言為妙古者上下得
通稱朕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伊尹曰朕哉自亳

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屈原曰朕皇考曰伯庸是也
至秦始以為天子自稱之辭

此二句氣脈聯貫直至聲教訖于四海而止皆禹
弼成五服外薄四海之事呂伯恭云史官恐後世
見禹之胼胝遂以為禹惟有力故以德表之此作
書之要陳壽翁云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
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祇台德先不
距朕行躬行心得以為教化之本者也後之山經
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哉渭按此等議論自是
洛閩家法愚竊以為不然展禽曰禹能以德修鯀
之功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當平水土時非

德何以致功然經意自有所主禹之不距朕行猶
舜之無爲而治也恭已在紹堯得人之後祇德在
任土作貢之後非謂前此不用祇德也但至此地
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更無所爲惟有祇德之可
言耳謂禹貢之妙異於山經地志財用之書者全
在此處予未敢信

五百里甸服

釋文甸
田徧反

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
城四面五百里正義曰旣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
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
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旣平之後禹乃爲之節

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
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
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林氏曰王制天
子之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此服之內主爲天子治田而輸之於上故以甸服爲
名蔡氏曰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
渭按五千里之內皆供王事故通謂之服而甸服則
主爲天子治田出穀者也

王氏云甸者井牧其地之謂王所自治也呂氏云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之一字見得井
牧之法至此已成渭按詩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

之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云甸治也鄭箋云禹治而丘甸之王呂之說本此然井牧徧于中邦而甸服則惟千里當以安國解為正陳氏云禹之甸法達于天下而王畿獨以甸名蓋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明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勿以棄本逐末制名必曰甸服所以示務本之義制賦必以稼穡所以責務本之實此亦是推說却無礙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

釋文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總音摠銍珍粟反

傳曰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稔曰總入之以飼國馬銍刈謂禾穗正義曰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

芻有禾此總是也劉熙釋名銍穫禾鐵說文銍穫禾短鎌詩云奄觀銍刈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之蘇氏曰獨言甸服之賦者內詳王畿之法而諸侯可推薛氏曰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於此餘則賦各歸其國故略之林氏曰九州皆言田賦此但及夫甸服者鄭氏云侯綏等所出賦稅各入本國則亦必有納總銍之差此但據天子立文耳義或然也觀經文於納銍之上特加一賦字則凡賦之出於田者皆可於觸類而通之矣故自侯服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使讀之自以意曉又

述作之體也蔡氏曰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稾也
金氏曰賦納總者其賦則禾連稾束之以納也禾以
為糧稾以茨屋以飼國馬以為薪芻凡雜用也涓按
諸侯以什一之法取民謂之賦出其所賦什之一市
土物以上供天子則謂之貢天子所賦惟畿內故賦
法獨於甸服言之而其餘亦可以類推也

禾稾曰總對禾穗而言本自明白正義申之曰總
者總下銍秸禾穗與稾總皆送之反覺支離蔡氏
云禾本全曰總視孔傳更優

三百里納秸服

釋文秸本或作稽工八反

傳曰秸稾也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

設秸亦稾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稾易於送穗故為遠
者輕也顏氏曰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王氏曰納
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於畿內
移用故其稅薄於粟米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
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
力之所出矣金氏曰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
里之中為轉輸粟米之賦也史記謂古之善賈者百
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以其遠而重也然則聖人賦
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粟五百里而負米矣故制
為田賦自百里而止于二百里焉乃若四百里粟五
百里米不復言納蓋不遠納於帝都亦行百里或二

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於都耳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爲之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而後世之所可行者也渭按總者禾之全體銍去其本秸又去其穗此三者之別

傳以橐訓秸馬融亦云去其穎爲秸則納秸之不兼粟也明矣孔疏以爲納粟之外斟酌納橐非也服者傳云服橐役疏云於三百里言服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以服字通縮上下於文義不協王氏財力補除之說甚善然又似兼服內外四百里之橐役則財雖省而力太勞恐亦無是理至

金氏以爲代外二百里轉輸粟米於都而其義始盡粟米不言納舊說皆云從上省文金氏以爲不自納於都三百里之民代爲之轉輸故不言納證據尤確真可謂毫髮無餘恨事固有漸推而愈明者此類是也

蔡傳云半橐去皮曰秸古無此訓蓋其說亦以秸并穗納之當少輕于銍故云然今旣從孔氏即可不用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傳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正義曰直納粟米爲少禾橐俱送爲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

輕而近重耳曾氏曰春秋傳云甸粟而納之王宮米而藏之御廩而九數有粟米之法爲粟二十斛爲米十斛粟米之辨也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春人掌供米物於此可見呂氏曰粟穀也有穀曰粟無曰米渭按總銓之實亦粟也賦粟多而米少蓋古者國有九年之蓄粟宜於藏米不可久也

詩小雅曰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箋云稼禾也謂有橐者也上古之稅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正義云庾是平地委粟箱以載稼倉以納庾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傳云廩

所以藏盛之穗正義云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銓即穗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盛之穗則自穗以往粟米皆在倉廩矣渭按雅頌爲天子之詩其所收者皆畿內之稅故注疏並引禹貢以爲證可見甸服之賦法四代共之也

穀者粟米之通稱粟米對舉則有穀曰粟無穀曰米單言粟則粟亦是米春秋定公五年歸粟于蔡左傳僖公十三年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公二十五年晉令諸侯輸王粟于成周戰國策張儀言舩船載粟自汶山浮江以至郢史記主父偃言秦

輓粟起負海之郡以輸北河計其道里並阻且長
有穀者難於轉漕其所謂粟當即是米也

漕運之法自古有之或以餽軍或以恤鄰要未有
千里之內不足以供天子而仰給於遠方之粟者

左傳昭二十五年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以子朝亂故非恒制也

自漢都長安始漕轉關

東粟以給中都官而勞費由茲起矣然其初歲不
過數十萬石而孝武乃增至六百萬石唐高祖太
宗時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高宗後稍多開元初
滿二百五十萬石視漢則為少矣宋都汴梁天聖
中歲漕江淮之米六百萬石用船六千隻其數與
漢相符東漢魏晉相繼都洛陽亦資江淮之漕而

史文甚略歲漕之數不可得聞大抵開國之時農
政肇修而用物有節故漕事簡後乃陵夷而勞費
滋甚也說者謂關中沃野千里鄭白之渠密邇都
邑南陽汝南有鉗盧玉池赭陽鴻隙諸陂水田灌
漑之利去汴洛裁五百餘里足以給京師之食唯
燕薊水田絕少勢不得不取給於江淮似也然畿
內方千里之地豈無可興之水田即如豐潤玉田
等縣所出秔米可供玉食而天津濱海數百里元
虞集謂可用兩浙之法築隄捍水以為田明人試
之而輒效惜未竟其業今倣而行之則斥鹵胥化
為稻田漕運可減東南之民力可蘇也

禹貢長箋云宋時自徐州東際

漱六軒

海多積水遼人不敢由此入寇蓋宋失燕薊以內地為邊故恃塘濬以限戎馬亦因以溉田而積穀元泰定中虞集言京東瀕河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請用浙人法築塘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能以萬人耕者授萬人田為萬夫長千人百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蓄積命以官就所儲給之祿十年不廢得世襲如軍官之法則東海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民力順帝時脫脫言京畿近水地西自西山南自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若募江南人耕種歲入必多不煩海運先朝徐貞明言京都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浸即通皆可田其言十四利甚悉今北方但地平廣有水泉可引處皆堪種稻周官設稻人掌稼下地蓋為此也況在甸服治農尤根本重務昔北齊橋暉開幽州督元舊陂歲收稻粟數十萬石誠得若人任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渠廣灌溉數年之後地無遺利豈至西北之人全仰食於東南哉九州山水考云按石以西自天津以至三角淀古所謂雍奴皆海潮所到之地注汪數百里元泰定中學士虞集曾建議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以省漕運惜元人不能行明萬曆中保定巡撫汪應蛟奏海濱屯田有效疏言天津葛沽一帶地從來斥鹵不耕種臣謂以閩浙治地之法行之未必不可為稻田今春買牛制器開渠築隄葛沽白塘二處耕種五千餘畝內水稻畝收四五石種薊豆者得水灌溉亦畝收一二石惟早稻以鹹立槁始信閩浙之法可行於北海而斥鹵可變為膏腴也又天啓中屯田都御史董應舉云臣近到天津歷何家園白塘口雙港辛前羊馬頭大人莊鹹水沽泥沽葛沽見汪司農往日開河舊蹟猶存可作水

田甚多荒廢不久開之甚易一畝農工止用八錢可得粟三石三斗久荒者畝用農工一兩其挑濬舊河為力不多只須挑濬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又左公光斗奉命視屯以此人不知水利畏言屯田如元人初倚漕東南後亂漕不通至以御酒龍衣求米張士誠今不改謀後乃無食乃大興水田於天津一帶稻花茂密如江南鄒忠介元標見之歎曰夫治天下豈不以才哉人苟有才天氣地力皆可得而變也往三十年都人之視藁秸猶扶桑也而今畝棲若此未幾皆廢至崇禎十五年追思汪司農之言因頒徐尚寶貞明潞水客譚書於戶部令議水利而已無及矣

轉般之法始於唐裴耀卿而成於劉晏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內外均勞遠近有節猶得禹貢三百里代輸粟米之遺意宋初因之至崇寧三年曾孝廣始立直達之法近世乃承其弊江淮之粟有遠涉至三四千里者阻淺避漲往還經歲民亦勞止汜可小休改絃而更張之此其時矣

五百里侯服

蘇氏曰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林氏曰建侯服以封親賢欲各守其民人社稷以爲天子之蕃衛也蔡氏曰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渭按五等邦君皆謂之侯易曰利建侯詩曰謹爾侯度是也

傳云侯侯也斥侯而服事正義云侯聲近侯故爲侯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侯謂檢行險阻伺侯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侯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渭按經意惟以千里之內皆天子所自治至此始分其地以建國故謂之侯

服爾雅釋詁云后辟公侯君也侯與后辟公同義是爲古訓斥侯乃賤臣之役君人者之號豈獨取義於此漢儒附會不可從下傳云男任也任王者事正義云男聲近任故訓爲任較斥侯義少通然經意亦不過謂此百里之中皆男爵小國不必更求其字義凡此類今皆不取

百里采

傳曰侯服內之百里王氏曰於此有采地也蘇氏曰卿大夫之采地張氏曰周官六鄉之外爲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爲大夫之采地小都爲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與此王畿五百里之外

始有采地同意渭按禮運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謂列國大夫之食邑而此則天子大夫之食邑也

采之義傳云供王事而已不主一正義云采訓爲事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春秋左傳正義云人君賜臣以邑采取賦稅謂之采地漢書刑法志注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爾雅曰采寮官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菜地云以種菜非也三說不同謂因官食地者近是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即百里采流即二百里流也

注疏之說並非

舉首尾以該中間

此一句實包侯綏要荒即禹貢之制殷人因之至周始於王畿千里之外析四服爲八服各五百里而益之以藩服是爲九服又移采地於畿內耳王制又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鄭注云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據此則甸服之穀皆天子所斂以自給而采地不與焉與禹貢正相合孔疏以是爲殷法非也

夏元肅云考之周官六鄉之外爲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稍邑則大夫之采地在畿內也又有小都縣地大都畺地則公卿王子弟之采地亦在畿內

也然則侯服之采其周官所謂邦國閒田乎蓋侯服百里最近王畿故不以封而爲閒田天子之子弟食采在邦國之疆地世遠族蕃則其采地有及於侯服故空其地所以待之謂之百里采者如此吳幼清云此說非也虞周之制各不同耳傳同叔云周制采地在畿內此在畿外何也唐虞之際民淳事簡封建少而土地寬故采地在畿外至周則封建密而分畫詳矣采地不得不移之內也雖然周之采地稍縣鄙凡三百里此特一百里又何也周建官多唐虞之官少而況彼三百里非皆采地亦有公邑此百里則皆采地耳滑按虞夏

書稱萬邦左傳云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王制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漢地理志亦云周千八百國其封建豈反多於古聖人因時立制移采地於畿內當日自有其故今不可臆爲說也王畿之外三百里不盡爲采地此說良是左傳昭十三年平丘之會子產爭承曰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蓋周三等采地分天子之所食故其貢特重虞夏之采地在畿外甸服五百里皆天子所自賦其采地之貢當與諸侯等此則可以理推者也或問侯君也名曰侯服而采地與焉然則采可謂

之國而公卿大夫之食采者亦可謂之君乎曰可
春秋所書祭伯凡伯渠伯毛伯之屬公羊傳皆云
天子之大夫而穀梁傳云祭伯寰內諸侯寰與縣同音懸
甯注曰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謂之寰內諸侯是
天子之大夫亦君其采地亦國故書稱君奭君陳
君牙而王制云天子縣內凡九十三國又云天子
之縣內諸侯句祿也外諸侯世也祿即采地之所
入矣或曰此周制也虞夏將無異乎曰象云謨蓋
都君都君者舜也都即其采地周官載師云小都大都是也時舜方臣於堯而
象謂之君則王官食采者與諸侯等自古有然不
始於後世矣

天子之大夫雖有縣內諸侯之稱而實無五等之
號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
士受地視子男王制曰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
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夫視猶比也謂
其祿秩與之等而已未嘗被以公侯伯子男之爵
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亦秩祀之文耳豈遂
可稱嶽曰公稱瀆曰侯乎春秋所書王臣來接於
我者如南季榮叔之類先儒以叔季為字無異說
矣唯公伯子與五等之號相混祭公州公周公亦
皆以為天子之三公獨伯子之說互異其曰伯者
公羊以為天子之大夫穀梁以為寰內之諸侯是

亦以伯與叔季均為五十之字也至杜預注左傳於祭伯曰祭國伯爵於凡伯曰凡國伯爵於單伯曰單采地伯爵而伯於是乎始為爵矣楚語重黎世敘天地其在周

程伯休父其後也韋昭注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韋杜同時以字為爵始此愚謂程伯休父猶樊仲山甫程樊國也伯休仲山字也其曰子

者公羊穀梁並無說唯范甯於蘇子尹子注云周

卿士而單子劉子無注省文從可知也杜於蘇子

云周卿士於單子云王官伯於尹子云王卿士是

亦與公穀無異而又於尹子王卿士之下云子爵

成十七年單子注云單伯稱子蓋降稱則復以子

為爵矣殷有微子箕子鄭康成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此杜說所自出學者多宗杜

氏遂謂周畿內有伯子二等陳陳相因牢不可破

至宋趙鵬飛著春秋經筌據黎錞之說以伯與叔

季皆為字人以其晚出而疑之余考穀梁范注於

凡伯云凡氏伯字上大夫也於渠伯糾云渠氏也

天子下大夫老故稱字於單伯云伯字於毛伯云

毛采邑伯字也是皆不以伯為爵范去杜未遠而

固已不盡從其說矣奚待黎錞乎王臣稱子自文

十年蘇子始其不字而曰子者蓋文宣以後列國

尊王卿士之稱公羊所謂三世異辭者也春秋之

法內大夫皆氏名未賜族則不氏外大夫亦皆氏

名未賜族則以其國氏而獨於閔公元年書季子

來歸二年書齊高子來盟蓋子者男子之美稱也

因國人所與而賢之貴之故曰子蘇尹單劉之稱
子亦猶是也以單伯降而稱子豈季友高偃嘗升
爲子爵列於諸侯乎且王臣之稱字稱子非自春
秋始也書序武王時芮伯作旅巢命成王時榮伯
作賄肅慎之命詩小雅出車云王命南仲六月云
張仲孝友采芑云方叔涖止十月之交云冢伯冢
宰皆以字配氏又云聚子內史鄭箋曰內史中大
夫也孔疏曰聚子以子配氏若曾子閔子然是亦
男子之美稱而非五等之子也西周時已有此稱
又何疑於春秋學者知王臣之伯子非爵則知天
子之公卿大夫元士祿視外諸侯而無五等之號

虞夏商周末之或改也

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王氏曰於此但建男邦者欲王畿不爲大國所逼而
小邦易獲京師之助也蘇氏曰男邦小國也諸侯大
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林氏曰輸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
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於其間而疆
理天下之制盡於此矣朱子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
爲百里者三隨文生例不可拘也李氏曰建諸侯非
特此三百里以其對男邦言之則自此以外皆諸侯
也呂氏曰男采在內旣足以護王畿又去王畿近強

悍諸侯不足以陵之此聖人制內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持衡也渭按男始言邦則王官唯得以本爵自君其采邑而不敢稱邦可知已

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周制也而鄭注以此為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今案虞夏邦君之爵不知有幾等據舜典輯五瑞修五玉是亦為五等矣陸機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此言是也周室班祿孟子有明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并附庸為四等然附庸不達於天子則亦三等而已殷制無可考鄭據公羊春秋家謂殷合伯子男而為一

說者以為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理或然也至謂殷爵唯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周武王復增之則妄矣虞夏分土之制亦無可考據此經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則似公侯為大國伯子為次國男為小國與殷周小異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蓋盛德之所同但其間少有變通耳

康誥召誥所稱男邦即男服在侯甸之外

五百里綏服傳曰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張氏曰此亦諸侯耳以其稍遠故變名為綏欲其知此五百里內所以建諸侯者為安王室也林氏曰王畿之外既封建諸侯之國使之小大相維強弱相比以為王室之輔矣而

其外五百里則接於要荒故於此設為綏服以為內
外之辨所立之制凡欲撫安邊境衛中國而已故其
名曰綏服渭按諸侯所以安王室者即下文二事是
也

綏服傳云安服王者之政教正義云要服去京師
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
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渭按此說亦
通但要是要求之荒是簡略皆以政教言獨綏為
自安於義不協張林之說較長故取之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釋文揆葵葵反奮方問反

傳曰揆度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文教外之二百

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正義曰奮武衛者在國習學
兵戎有事則征討夷狄王氏曰二百里奮武衛者以
近蠻夷故也張氏曰綏服不必盡行朝廷文德第付
之賢者使揆度其所可行而教之薛氏曰揆文教者
京師既遠量事為之法制今之邊徼右軍旅而略文
教與此同意陳氏曰文教以文德教化若揚雄所謂
五政所加七賦所養揆度文教以經理之也武以衛
言保護邦國而已非窮兵服遠也金氏曰內三百里
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武
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然自三百里以內凡
有國者文教可知自二百里以外凡有國者武衛可

知渭按聖人之道文武並用無間於內外而至此則揆之以為教而無餘難之事奮之以為衛而有震曜之威此其所以異於甸侯也

三百里揆文教謂揆之從此始耳非謂三百里之外更不用文教也泰伯開吳端委以治周禮箕子居朝鮮教民以禮義為八條之禁文翁守蜀修起學官弟子學於京師者比齊魯任延守武威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郡遂有儒雅之士桂陽俗不識學義許荆為太守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房州俗好淫祀而不修學校韋景駿為刺史始開貢舉悉除淫祀閩人未知學常袞為

觀察使設鄉校親加講導由是歲貢士與內州等此皆要荒之俗素不知禮義而治之者未嘗不以文教但當舉其大綱略其節目使之易知易從回心嚮道而日遠於禽獸不必盡如中邦之制度耳易象傳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蓋古者寓兵於農因農事以定軍令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均是人也其四時講武主於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而步伐擊刺之事寓焉備豫而形隱如水之藏於地中故曰容曰畜傳曰武不可覲又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而此經獨謂之奮則幾於覲武而觀兵

矣其所以異者何也蓋綏服之外二百里與蠻夷
接壤蠢動之變不可以不虞大抵軍容常多而國
容常少使蠻夷望之如烈火之不可犯而後界限
分明跬步不敢踰越此聖人所以杜猾夏之漸居
安思危有備無患者也

周禮巾車職曰革路以即戎封四衛注云四方諸侯守衛者左傳沈尹戌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蓋即此奮武衛之諸侯也

雅者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方周之盛天保以上治
內采薇以下治外是即禹貢揆文奮武之事伯禽
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而魯興三郊三
遂之衆以征之此東方之武衛也密須之鼓闕鞏
之甲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韓奕之卒章

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

實壑實畝實籍

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水經注聖水涇方城縣

故城北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也困學紀聞曰燕師鄭箋以為燕安之師詩云奄受北國肅說為長渭按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方城今為固安縣屬順天府或泥奕奕梁山謂韓侯國在今陝西韓城縣非也

衛武公作懿

戒以自儆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
蠻方此北方之武衛也崧高之詩曰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又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此南方之武衛
也其西方則周自當之蓋鎬京西迫昆夷北鄰獫
狁故天子命將出師往戍其境歌采薇以遣之出
車勞還林杜勤歸歲以為常謹之至矣及其衰也
王政不修舊坊寢壞厲王時西戎滅犬丘大駱之

再重錄卷第十九
族宣王即位命秦仲誅之為西戎所殺玁狁匪茹
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命將薄伐及太原
而止卒有驪山之禍周室東遷小雅盡廢四夷交
侵而中國微陸渾揚拒泉臯諸戎且偪處伊維之
間矣其東則徐之駒王西討濟於河隱桓之世會
于潛盟于唐魯與戎通好矣淮夷病杞杞遷于綠
陵申之會淮夷且列於諸侯矣其北則狄伐周伐
鄭伐邢滅衛而晉居深山王靈不及拜戎不暇矣
其南則申甫為楚所侵周人遠戍之卒滅於楚資
其賦以禦北方而觀兵直至于周疆矣原其始皆
諸侯鄰四夷者武備廢弛之所致也以是知禹貢

為萬古不易之書循之則治違之則亂經斯世者
所宜亟講也

五百里要服

釋文要
一遙反

傳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正義曰要者約
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王氏曰
於此不可用中國之政為之要約而已金氏曰要約
也其地遠於畿甸雜於夷狄雖州牧侯伯為之綱領
控制而其文法則略於中國矣渭按奮武衛者所以
防其猾夏也苟欲其嚮風而慕義則亦唯揆文教以
約束之耳

蘇傳云總其大要法不詳也則要似讀去聲為切

要之義與孔訓陸音並異恐非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王氏曰三百里夷者於此皆夷也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蠻慢也甚於夷矣蔡放也放罪人於此蘇氏曰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蔡蔡叔林氏曰案左氏定四年蔡蔡叔注云蔡放也陸德明音素達反二百里蔡亦是放罪人於此當從左氏讀張氏曰夷有簡易之意渭按舜生於諸馮而孟子以爲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而孟子以爲西夷之人即此夷也蔡說文本作檠篆字檠與蔡相似隸遂訛爲蔡三百里夷傳云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正義云

夷訓平也今按訓平甚無謂釋文引馬融云夷易也後人皆宗其說春秋於介葛盧之朝魯直書曰來公羊傳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范注云不能升降揖讓蓋遠方之民未染華風其喜怒哀樂亦猶夫人耳但不能節之以禮子游之所云直情而徑行者也易之謂也

傳云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正義云蔡之爲法無正訓也教簡於夷故訓蔡爲法法則三百里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平常也今按蔡訓法他書所未有不可從左氏蔡蔡叔凡再見昭元年傳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云蔡放

也釋文云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檠音同字從
殺下米云糗檠散之也會杜義下蔡叔如字正義
云說文檠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檠為放散之義
故訓為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檠字不復可識
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為一蔡字加點以讀之者
尚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
于郭鄰以車七乘孔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
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事地不知在何方也
定四年祝佗曰管蔡啓商碁間王室王於是乎殺
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杜注云蔡放
也與蔡叔車徒而放之釋文云蔡蔡叔上素達反

下如字蔡之為放無可疑者穎達不取以釋此經

欲順傳為義耳

舜典竄三苗孟子作殺三苗按三苗未嘗伏大辟不得謂之殺疑古本元作檠檠亦放也與殺聲相

近傳寫者遂訛為殺

五百里荒服

傳曰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正義曰王肅云
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金氏曰四遠蠻夷之地
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所以經略之者又簡
於要服矣渭按司馬相如曰王者之於夷狄其義羈
縻弗絕而已班固曰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
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
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何休說公羊曰王者

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此皆謂蠻夷
在九州之外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也故王者以不
治治之荒服在九州之內去帝都裁二千里雖云簡
略亦有政教王氏以荒爲不治非也

林少穎云漢班超爲西域都護甚得夷狄心超被
召還任尚代之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
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
非孝子順孫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宜蕩佚
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禹名境外之服謂之要
荒正朔所謂蕩佚簡易之意也渭按西域絕遠非
正朔所加與禹貢之要荒不同漢書地理志云自

武威以西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
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
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
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
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涼州正禹貢要荒
之地治之以寬厚爲主即蕩佚簡易之意舉此相
喻當更切也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正義曰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劉氏啟曰
夷性近於人蠻性遠於人故近者稱夷遠者稱蠻也
流如流共工之流林氏曰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

百里是亦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二
百里是亦蠻也而謂之流蓋其外之二百里其地爲
最遠中國之人有積惡罪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
投之於最遠之地故於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
以見流放罪人於此者其爲蠻夷之地則蒙上之文
可見也五服之名與其每服之內遠近詳略皆當時
疆理天下之實迹也故於侯服則言其建國大小之
制至於要荒則言其蠻夷遠近之辨與夫流放輕重
之差皆所以紀其實也渭按五服之文率以前包後
甸服舉天子以見諸侯非謂其外無田賦也侯服謂
有諸侯自此始非謂其外無諸侯也綏服三百里揆
文教二百里奮武衛謂揆之奮之自此始非謂其外
無文教武衛也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荒服三百
里蠻二百里流謂要荒之邊鄙爲流放罪人之地非
謂此二百里者非蠻夷也學者求其意勿泥其辭則
善矣

三百里蠻傳云以文教蠻來之不制以法正義云
鄭曰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
緡也其意言緡是繩蠻者以繩束物之名也渭按
訓蠻爲緡即羈縻之謂今旣以夷爲易則蠻自當
從王肅說

四裔分而言之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約之爲兩

則言蠻夷可以諒戎狄言戎狄可以諒蠻夷或又單言蠻單言夷則亦為四裔之通稱如追貊北方之國也而韓奕之卒章曰因時百蠻衛在冀州之域而武公作詩曰用邊蠻方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蠻不獨為南裔可知已二百里流傳云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正義云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隨其去來不復蠻來之也渭按隨水草畜牧而轉移唯北方塞外諸國則有然者餘未聞也以流為隨其去來大非今既以蔡為放則流自當從劉敞說大學曰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之謂也

舜典曰流宥五刑又曰五流有宅左傳季文子曰舜臣堯流四凶族是四罪之刑皆流也安國云幽洲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在海中馬融亦云與季文子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者正相脗合即此之二百里流是也括地志曰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唐檀州治密雲縣領燕樂縣密雲今屬順天府燕樂故城在縣東北五十里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崇山無說孔疏云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通典云澧陽縣有崇山即舜放驩兜之所方輿勝覽同澧陽今澧州及石門縣胡炳文四書通云崇山在澧州慈利縣岳州府志云在慈利

縣南三百里大庸所城東

所屬永定衛漢武陵充縣地

羽山寰宇記

云在登州蓬萊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更符安國在海中之說以道里計之此二山者與幽洲三危皆在荒服之中則四罪之刑皆為流可知也而經文復有流放竄殛之別殊不可曉安國云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此說近是孔疏乃以為四罪輕重之等非也

古之所謂中國者禹貢甸侯綏方三千里之地也所謂四夷者要荒方二千里之地也所謂四海者九州之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王者之所不治是也就尚書言之青之嶠夷萊夷徐之淮夷梁之和

夷非在九州之域者乎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維時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其命皋陶也曰蠻夷猾夏汝作士他日禹言於帝曰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皋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夫既謂之蠻夷而皋陶十二牧得以政刑治之其不在九州之外也審矣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傳云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正義云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為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之海外即與四裔為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

者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偏寄於夷狄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藩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渭按大罪四裔即荒服所謂二百里流季文子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者也其次蓋要服所謂二百里蔡而傳云九州之外非是又其次則當在綏服奮武衛之地而傳云千里之外殊不分明微窺其意蓋以四裔在海外王者不治之地而九州之外指要荒而言千里之外

指綏服而言也

綏服之邊鄙去甸服千里與蠻夷爲鄰

愚竊謂三居不可以

里計劉原父云輕罪則蔡於要服重罪則流於荒服所謂投之四裔屏之遠方者也此則五宅三居之二矣其一蓋在綏服也此說較孔鄭爲優其遠近之差則當視罪人所居之地以爲限斷如三苗在南則竄之西裔足以蔽其辜東北亦可但共驩已居故不復用若南裔則太寬矣然舜受終之初水土未平五服疆理未定惟可以四罪見其梗槩亦未必纖屑皆同也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大司馬謂之九畿而王畿曰國畿蓋周析夏殷之五服以為九服之制如此五服甸與侯綏要荒並列而荒服之外尚為九州九服則王畿不在其列而藩服在禹荒服之外此其所以異也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衛酒誥曰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召誥曰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先儒謂即周之九服三書皆作於營洛之前然則周公未制禮時已更定五服為九服矣周官

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又曰六年五服一朝正義云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藩在九州之外王者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華夏六年五服一朝周禮無此法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遠不能常及期故不數今按周官晚出識者每以為疑六服蓋依大行人除蕃國言之五服則又依康誥侯甸男邦采衛除要服言之耳據大行人要服六歲壹見無不及期之事康誥不數要服時偶不在列謂朝止五服者妄也酒誥有衛而無采召誥不數男采衛豈亦以遠不能及期邪周禮大行人職曰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

四歲壹見其貢服物侯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今按祭公周人所言五服與禹貢小異故韋昭據周禮釋之以甸服當王畿以侯服當侯服以賓服當甸男采衛四服以要服當蠻服以荒服當夷鎮藩三服然則五服之地唯甸侯要皆方五百里與禹貢同而賓服則方二千里荒服方千五百里視禹之綏服荒服

大小懸絕矣愚嘗謂春秋傳雜採衆記而成而外傳尤為踳駁左氏間有不可信者如昭十三年叔向言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間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先儒謂其制與周禮不同不知為何代之法此祭公語亦然古今制度不同說禹貢者但當依經立義不可強為附會

正義云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二千里相距為方六千里鄭玄以為五服之別五百里是堯

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甸服鄭以五百里為堯之舊制百里以下乃禹所弼成餘倣此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為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必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稟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

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直略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此說亦本王肅金吉甫從而演之曰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不盡禹迹之外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音鉤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為道路川澮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於是道里始迂此

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周髀經曰數之法始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故折矩以為句股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算法自禹制之蓋積矩以為方田而句股以測高下淺深遠近此禹之所以疆理天下而弼成五服者也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迴之處與道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誇多務廣固盡外薄之遠其計道里又但以人跡為數不復論句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五百里

漢之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渭按賈馬鄭之說並謬王肅難之良是古人之言里數有論道路之經由者有論土地之界限者論道路則當以人跡屈曲討論土地則當以鳥飛準繩計鳥飛準繩語見管子五服五千乃土地之界限非道路之經由其所言者皆直方之數也然秦漢以降阡陌雖壞而九章算術猶傳於世言地理者豈不能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謂漢書所言里數但據著地人跡與禹貢不同愚未敢深信嘗試思之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勢別為九州初

不計幅員之廣狹道路之迂直及水土既平則規
方五千里之地以爲五服之制周圍二萬里其中
積方五百里者百方千里者二十五雖有絕長補
短之處而大槩整齊劃如碁局若夫荒服之外尚
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則東漸于海
直抵嵎夷西被流沙屆于黑水計其延袤當不下
萬里此徑數非開方也嵎夷即漢之樂浪流沙在燉煌郡界而
漢志云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正與禹貢相符說者
惟據五服五千以爲漢之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則
疎矣古九州之域東西贏而南北縮就東頭計之
自揭陽以北至沙漠多不過七千里愈西則愈短

少裁五千里而漢志云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
里則真視禹貢幾二倍矣原其故由武帝開百越
定滇池置牂柯收交趾大斥南疆悉以其地爲郡
縣故有若是之遠非句股之法廢而所言里數皆
以著地人跡計也隋志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
四千八百十五里唐志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
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視漢之東西無異而南北
加廓其爲土地之界限以鳥飛準繩計則均也然
此說但可施之秦漢以後若周之九服里數倍於
禹貢則又自有其故矣

周服里數倍於禹服是古今一大疑義賈公彥云

再貢金抄卷第十九
若據鳥飛直路此周之五服亦止五千若隨山川
屈曲則禹貢亦萬里彼此不異也是禹服周服實
皆五千但書據鳥飛直路禮計山川屈曲故多寡
不同耳按二經里數皆以開方言之無計人跡屈
曲之理賈說非是陸佃禮象曰鄭氏謂周公斤大
九州之界方七千里此讀周官之誤也蓋禹貢言
面周官言方言方則外各二百五十里非一面五
百里也易被撰禹貢疆理廣記復引伸之曰禹五
服帝畿在內帝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
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
五百里總為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職

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
侯服至方五百里之藩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
二百五十里通為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
為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為五千五百里增
於禹者五百里之藩服耳然禹九州之外咸建五
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藩服之域其名雖增而地未
嘗增也此說較陸氏更暢千年不破之疑至是而
遂沒曾氏云周蠻服夷服即禹要服其鎮
服藩服即禹荒服誤也今斷從易氏金吉甫又撮其要云
攷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是舉一面言
之周官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
則舉兩面通計之然則禹貢所謂五百里者乃千

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
三家遞相發明頗覺後來者居上

王明逸云考周之幅員蓋不廣於禹立政言方

行天下陟禹之迹則亦以禹迹為極耳

或謂古今尺有長短步有大小故周服與禹服不同田制夏五十畝殷七十畝周百畝亦以尺有長短之故名異而實不變夏尺倍於周尺禹服五千周服萬里理有固然無足怪者余按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是古步大於今步古里寬於今里也然不應禹尺與周尺相

去一倍之遠日知錄曰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為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為里而尺又大於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是今步大於古步今里寬於古里也不應禹五千里周反倍之為萬里二說皆不可通則上三家之言洵為篤論矣蔡傳悉排羣說而自為之解曰禹聲教所及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經畫之也此解近是然亦不應外薄之地三倍於五服

禹之五服以開方法計之為方千里者二十五從蔡說則周之衛蠻夷鎮藩皆外薄之地為方千里者七十五

是禹服僅得其四之一也

仁山舍蔡而從易可謂擇之精守之約矣

蔡傳曰案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攷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金吉甫云隆古都冀政教四達則冀北之野生聚教訓必不如後世之為窮漠所以水平之後分為幽并其廣可知兼堯都平陽雖曰在冀自平

陽以南渡河至陝於今地理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蓋二百六十餘里耳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緬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西自邠岐豐鎬為八百里東通洛陽六百里總為方千里耳五服之制其間絕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周都豐鎬西至犬戎約千餘里而目為荒服則是五服之制有因地而為長短者蓋諸侯分服特以為朝貢之限制或在近而視遠或雖遠而視近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截然如此正方聖人立為限制之經於中固必有通變之義讀書者不可拘於一說而不知聖人體用之大

也。渭按此論勝蔡孟子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王制曰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漢書地理志曰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短長相覆即絕長補短之謂。以是知先王體國經野皆用此法。雖云四面相距各若干里其間容有所乘除未必面面均齊無或贏縮也。尹耕兩鎮志云涿鹿東北之極陬也而黃帝以之建都。釜山塞上之小山也而黃帝以之合符。則當時蕃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涿鹿今保安州釜山在懷來城北此言古冀北地尚寬也。然為沙漠所限南距堯都多不過二千里其所以得備五服之制者絕長補短

以成之耳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

釋文漸子廉反被皮寄反

傳曰漸入也。正義曰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漸被皆過之意也。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顏氏曰被加也。朔北方也。暨及也。吳氏曰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邵氏曰禹貢九州皆有疆界天下獨無疆界乎。東漸西被朔南暨此天下之疆界也。渭按此總言九州之大界即禹所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傳謂在五服之外蓋禹以方五千里之地制為五服而其外尚有餘地則東

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是爲九州之大界其外則四海也

凡禹貢疆理之所及皆東海也故曰東漸于海揚州傳云南距海非也吳語晉侯令董褐復命於吳王曰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越語范蠡對王孫雄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漢書惠帝三年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然則吳越閩所濱之海皆東海也至嶺南揭陽始爲南海而禹時不在九州之域故止於東境言之詳見揚州

流沙一在張掖漢志居延澤在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是也一在燉煌通典云燉煌即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是也經云西被于流沙而居延澤乃在張掖之東北則固當主燉煌矣沙漠自西而東且迤北居延澤雖非禹貢之流沙亦即此沙漠之地獨王制所謂流沙去西河千里而遙其地甚近蓋又與禹貢漢志所言者異矣五代史晉天福三年高居誨使于闐還記其山川云自靈州過黃河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西百五十里至肅州渡金河出玉門關

此在今肅州衛西非古玉門關也

至瓜

州沙州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
禹貢流沙也元和志云鳴沙縣東北至靈州一百
二十里隋置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今寧夏中衛東
北有鳴沙故城夢
溪筆談云余在鄜延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
問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為范河北人謂之活
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如人行幕上其下足
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駢車應時皆沒或
謂此即流沙也方輿紀要云旱海在寧夏衛靈州
所東南宋張洎曰自威州至靈州有旱海七百里
斥鹵枯澤無谿澗川谷張舜民曰今旱江平即旱
海在清遠軍北趙珣曰鹽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

俗謂之旱海自環州出清剛川本靈州大路自此
至美利寨漸入平夏徑旱海中至耀德清邊鎮入
靈州是也今按以上諸書所載則靈州之地已有
沙磧王制所謂流沙當在鳴沙廢縣界中蓋其地
東距西河適千里而遙也自此以西沙磧逾廣而
東西三千里之徑數及此而止故曰西不盡流沙
儒者不察遂以此為西被之流沙因謂禹貢九州
之境不過方三千里而要荒割為異域五服五千
之義鬱而不明久矣

黃氏日抄曰古注以聲教斷句諸家皆從之余友
蔣榮甫云昔徐履赴試道求水村舍有老士人教

四五童蒙以朔南暨爲句徐言其誤老士人者怒
曰獨朔南預聲教而東西無預邪東西皆有所止
之地故以海與流沙言朔南地廣故以暨言而下
文總以聲教訖于四海耳今按襄駟史記集解其
注在暨字下則自劉宋時已不從孔傳而以聲教
屬下讀矣老士人固有所受之也

爾雅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
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北稱朔
也朔南與上東西對非有一地之可指說者以朔
爲堯典之朔方南爲堯典之南交亦無大礙或謂
即漢朔方郡則其地太近以南交爲交趾則又太

遠矣不可從暨與漸被似有贏縮之別鄭康成云
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是暨贏於漸被也今以經
文考之東有嵎夷萊夷斗入大海西有三危黑水
在流沙之中皆過之故指言其地而謂之漸被南
抵五嶺北距大漠則及境而止不能越乎其外故
但云暨暨之縮於漸被也明甚鄭說非是

九州南北之大界傳記無可考唯唐神功元年狄
仁傑上疏以爲東距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
阻五嶺此天所以限戎狄而隔中外也南北二句
實可爲朔南暨注腳應鑄釋王制曰獨言東海者
東海在中國封疆內西南北海則遠在夷徼之外

也南獨以衡山爲限百越未盡開也惟河舉東西
南北河流縈帶中國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
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此古今天地之大
運也理明義精於此經無一不合

王耕野云聲教至于海濱則止矣何以又云漸于
海被于流沙蓋海島之夷與流沙以西之戎咸賓
貢于中國則是有虞之聲教東不止于海且漸入
于海中西不止於流沙又蒙被流沙之外矣渭按
此三句言九州之大界漸被暨皆以地言非謂聲
教之所及也與島夷西戎無涉舊以朔南暨聲教
爲句故孔疏以爲雖在五服之外皆與聞天子聲

教時來朝見王氏承其誤乃有此說

堯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傳云夏與春交此治南方
之官也疏云此官既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
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
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
方之東位相交也史記索隱曰孔註未是然則冬
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嶠夷西昧谷北幽都
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
之甚也今南方地有名交趾者或古文略舉一字
名地南交則是交趾不疑也渭按南交固當以地
言然上古之地名不可考者多矣一字偶同其可

遂斷以爲交阯邪水經葉榆水注云尚書大傳曰
堯南撫交阯於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
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阯有不粒食者焉春秋不
見於傳不通於華夏然則交州實荊州之南垂與
揚州無涉且在幽荒之外并不可謂荆域太康地
志云交州本屬揚州爲虞之南極真妄談不足信
史記言四海咸戴帝舜之功曰南撫交阯北發息
慎即肅遂有據此文以證交州爲虞之南極者不知
此特言聲教之所訖耳抑或如後世舉種內屬之
類故謂之撫索隱曰帝舜之德撫及四方夷人故
先以撫之此說是也滅貊朝鮮北與肅慎接壤謂

肅慎直營州之塞外則可亦不得謂在營域難者
曰左傳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巴濮楚鄧
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斯言亦不足信乎
余曰此不過一時應對泛舉四方之土非正言九
州之疆界如必泥此辭則巴濮楚鄧南距衡山尚
遠境且不至於嶺况嶺南乎參之史記北發肅慎
則然矣安在其爲南撫交阯也魯語武王克商遂
通道九夷八蠻肅慎氏來貢楛矢柝石及成王時
有賄肅慎之命或舉種內屬故詹桓伯舉以折晉
亦未可知古今事變不同豈可以周疆爲虞界哉
舜葬於蒼梧之野見禮記儒者多疑之史記云舜

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則舜在位止三十九年壽止九十九歲明與尚書五十載陟方之文牴牾矣巡狩之有無又安足辨邪周洪謨讀書錄曰按舜年九十三自謂倦於勤而命禹居攝豈有百九歲之後而又南涉大江深入蠻夷之地哉爲此說者惑於書陟方乃死之文耳要之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云卒於鳴條者得之今按堯在位七十載而舉舜又三載受終于文祖下文言祭祀朝覲巡狩之事皆舜代爲之堯甫七十三歲即不復巡守而舜乃百有九歲南巡至嶺南瘴癘之鄉豈舜之精神獨厚邪抑堯之德

不若舜而早倦於勤邪如以禮經爲不可違則先儒固嘗言檀弓有可疑者矣如以史記爲不可背則司馬遷之謬誤前人所以正之者非一端矣何獨於此不能釋然也

韓退之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人皆信之其酬張韶州詩云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近有援此以證南巡之事者余按水經注利水南逕韶石下其高百仞廣圓五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小大略均似雙闕名曰韶石元和志云在韶州曲江縣東北八十里高七十五丈並無舜奏樂之說至寰宇記始云韶州科斗勞水間有韶石舜南遊

登此石奏樂因名樂史書成於宋初其言率本唐人蓋上賓虞舜之句所從出也然退之雅不信南巡之說黃陵廟碑云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此退之不信南巡之明證也九疑之葬

二妃之溺韶石之奏斑竹之痕皆以南巡為根柢南巡之事虛則其餘皆不足辨矣詩人託興稗官小說皆可用安得援以說經如必據此駁彼則送惠師詩云斑竹啼舜婦即撰黃陵碑者之所作也豈亦可據詩以駁文邪檀弓曰二妃未之從而退之祭張員外文云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則又將據文以駁禮邪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灑淚畱叢筠王伯厚云二詩可以祛千載之惑

自兩漢以降嶺南之風氣漸移犀象毒冒珠璣銀

銅果布之湊於是乎在魁奇忠信材德之民於是乎生一以為脂膏之地一以為文獻之邦下逮唐世瀕海之饒有加於昔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而余謂不在九州之限或警余粵產多才將釋憾於子可柰何余曰知道者必無此憾不然則杜君卿先已當之矣夫何懼三代已下東南日闢西北日荒此古今消長之大運風俗與世為推移聖人因時而立政使堯舜復生於今亦必以嶺南為一州吾所言者禹貢之疆域耳西北之日荒者不得推而棄諸九州之外則東南之日闢者亦不得引而納諸九州之內就經說經唯期不背於理徇

當世之人情而曲為之遷就可乎哉

聲教訖于四海

釋文訖斤密反

吳氏曰聲教者雖不近見善教之實然亦遠聞善教之聲而效慕之也訖盡也顧氏炎武曰禹貢之言海有二東漸于海實言之海也聲教訖于四海槩言之海也渭按左傳云樹之風聲司馬相如云逖聽者風聲聲教之謂也四海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在九州之外者時聲教所及東海之島夷西戎之崑崙析支渠搜皆已來貢迨告成之後則南撫交阯北發肅慎而四海之外無遠弗届矣

中庸之頌至聖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
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聲教訖于四
海之義疏也史記言帝顓頊之地北至于幽陵南
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日
月所照莫不砥屬亦聲教四訖之意其稱禹功則
言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
荒服謂在九州之內者又云南撫交趾北發索隱曰當云北
戶西戎析枝渠廋氐羌戎字北山戎發息慎當云北山
東長鳥夷索隱曰長下少夷字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
謂在九州之外者也前言疆理之所至後言聲教
之所及咸戴帝舜與莫不尊親意同非謂舉四海

而疆理之悉有其地悉臣其人也或據南撫交趾
北發肅慎二語以證有虞之世交趾為揚域肅慎
為營域然則肇十有二州豈并朔南暨之規模而
亦廓之邪雖辯若懸河吾未之敢信矣

禹貢錐指卷第十九

禹貢錫指卷第二

亦應之服錫辨若銀所吾未之辨計矣

為管於然傾軫十有二州豈非陝南魯之與辨也

北齊肅對二語以管亦與之世交也為辨於肅對

而辨也亦其此辨其入也為辨於南辨父也

禹貢錫指卷第二十

德清胡渭學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王氏曰禹錫玄圭于堯以告成功也錫與師錫帝九
 江納錫大龜同義蔡氏曰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
 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傅氏曰水患
 平而錫土姓君之報功也聲教訖于四海而錫玄圭
 臣之歸美以報上也王氏樵曰上與下為錫禹奉玄
 圭而曰錫者為舜成萬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渭按
 此二句乃史辭玄圭或以為錫堯或以為錫舜未知
 孰是時堯老舜攝蓋禹上之於舜而舜歸之於堯理
 當然也

傳云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言
天功成按錫者與也下與上亦可謂之錫經言禹
錫不言錫禹則其為禹之錫堯也審矣呂伯恭以
為錫舜而蔡傳因之亦通林少穎云臣以圭而錫
君載籍恐無此事以某所見是禹以玄圭告成於
天耳謂禹告天尤無據且易益六三爻辭曰有孚
中行告公用圭此非臣錫圭於君之事見於載籍
者乎

下與上書錫者三一師錫帝以舜一九江納錫大
龜一禹錫玄圭蓋堯為天下得人龜足以浚大疑
禹成萬世永賴之功事莫有大於此者故皆異其

文

正義云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為天色堯之賜禹
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蘇氏曰禹以治水得
天下故從水而尚黑帝錫禹以玄圭為水德之瑞
也蔡傳舍孔而從蘇渭按尚書璇璣鈴云禹開龍
門導積石玄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賜佩緯書
之言不足據然或禹治水時得一玉色玄而異於
常玉故琢為圭以獻諸上亦未可知玉色玄斯謂
之玄圭天功水德禹未嘗有意於其間也
成功人皆謂水土之功成此未足以盡其義天生
民而立君以治之養與教二端而已養之所以遂

其生教之所以復其性生已遂而性猶未復聖人之憂方深故必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聲教訖于四海而後爲新民之極功止于至善也禹抑洪水不過八年而告厥成功需之十有三載職是故耳禹貢一書雖言治水之事而其規模之大義理之精如此二十八篇中唯堯典洪範可與頡頏餘皆不及也

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其體不同春秋以事繫日日繫月月繫時時繫年前後灼然可見尚書則以事類結聚成篇而年月不具其前後更須參考史遷不知此義故本紀多誤

堯命舜攝位之辭曰乃言底可績三載金履祥通鑑前編從王肅說以堯在位七十載癸丑舜徵庸至七十二載乙卯命攝位爲三載其明年丙辰正月受終于文祖事與經合而遷則曰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使舜攝政八年而堯崩此一誤也舜陟帝位咨四岳求可宅百揆者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安國傳云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是也孟子言舜使益掌火禹治水皆堯老舜攝時事而遷則錯解經文以爲堯崩之後舜問於四岳岳舉禹乃命禹平水土此又一誤也洪範曰絲則殛死禹乃嗣興左傳

僖二十三年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襄二十一年云鯀殛而禹興二事大抵皆在徵庸三十年中而不能灼知其為何年文十八年季文子曰舜臣堯流四凶族又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先儒據此以殛鯀為歷試三載中事然舜典紀四罪在受終之後故史遷云舜攝位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此說與經合彼以為去四凶皆在歷試時不待受終後者亦過泥季文子之言耳尚書雖年月不具而以前事繫後事之下恐無是理金氏謂舜攝位之明年丁巳始巡狩疑殛鯀在此時也鯀之初殛禹年尚幼未嘗以能治

水聞及鯀死舜始聞其有聖德而能治水乃舉而用之使嗣鯀職故祭法曰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非謂父子接踵治水也先儒馬融等以為舜徵用即舉禹治水三載而八州平乃禪舜其明年兗州平合鯀九載為十三載適當舜受終之年是禹父子接踵而治水也夫舜方用禹而殛其父以死殆非人情且史遷云禹立十年而崩裴駘集解引皇甫謐曰禹年百歲前編禹十年為癸未追而上之當生于堯六十一載甲辰下逮七十載癸丑舜徵庸禹方十歲而遠畀以治水之任亦大可疑傅子曰荀仲豫稱禹十二為司空則當在乙

卯羅泌路史言舜攝時鯀既死而禹用蓋年十四則當在丁巳雖較遲數年猶未離乎幼也竊謂四罪無死刑殛者拘囚困苦之使鬱鬱無聊不獲盡其天年故謂之殛死非甫殛而隨死也死後禹又須居喪二年計鯀殛禹興中間尚隔十餘載不得泥洪範左氏之文以爲父子接踵治水也益稷傳云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水是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吳越春秋云禹三十未娶三十當舜攝位十九載甲戌至是始輟事成昏則受命治水必不在幼時可知矣世遠事湮紀載疎略如馬融等說則禹興太早如史遷及趙曄說則禹興又太遲

以理度之舉禹必不在攝位十五年之後而告成則必在放勳殂落之前所可知者如此而已先儒推測之言亦未必盡得也

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史記河渠書云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

漢書漸洳志同

此據

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以爲言也正義曰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得舜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馬融云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在舜受終之

年也。渭按：鯀以無成致殛，則其功必少。故經惟於太原言修漢，儒乃因祭法之文而張大之，以爲禹修父業事止三年。夫以九州之大，三年而畢其役，禹雖聖人亦未必神速至此。當以孟子之說爲正。然東漸西被，聲教四訖之效，恐亦非八年所能致。則十三載之說未爲無據，但不當連鯀九載嘗試就禹所自言而折中之。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此八年中事經文。冀州至成賦，中邦是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九年迄十三年事。經文錫土姓，至聲教訖于四海，是也。九州

攸同，當在舜受終二十年後。錫圭告成，則又在其

後五年。去放勳殂落之歲，殆無幾耳。鼂錯曰：堯有

九年之水。惟據鯀九載高堂隆云：堯洪水二十二載。合鯀九載禹十

三載皆不得其實。今參攷羣言，知鯀殛禹興中間尚

隔一紀。通前九載，後八年計之，垂三十年而始平

灑。沈澹災蓋若斯之難也。善哉乎邵文莊之論曰：

堯之水，說者謂開闢以來未有治之者，故不得其

道。而若是烈也。天下之生久矣，歷三皇氏未聞懷

襄昏墊之爲害也。何獨至於堯而有然此天地之

大變變通之會，其當斯時乎？以粒易鮮，以居易巢

斯，所謂通變宜民者也。非水之治其何以及此？是

